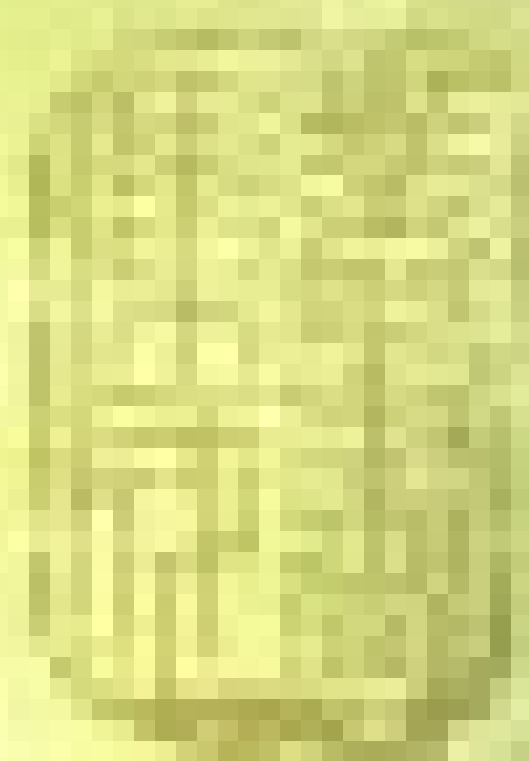


本
子
大
全

一



卷之二

19363

朱子文集

一

朱熹撰

中華書局

1954

叢書集成初編

朱子文集 一〇册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朱子文集

此據正誼堂全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原序

自鄒魯而後。天下言道德學問之所出者。曰濂、洛、關、閩。然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上。苟窮之不得其術。探之不見其原。守之不知所宗。而欲自命爲學。是非不謬於聖人。蓋亦難矣。歷觀古之君子。必有道有德。而後其成。已成物爲有據。成已成物無憾。而後其文章爲足貴。此理之不易者也。第人之所學不同。而其所言亦異。得於身者。或無以及於人。顯著於一時者。或不足以垂教於萬世。此讀書論世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況本正心誠意之學。肩前聖後賢之重寄。而一一發明。一一折衷之。夫豈易言哉。謹按文公興教自閩。值宋中葉。其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學者家絃戶誦。爲日新盛德。爲富有大業。功烈具在天壤。我皇上崇文重道。表章大儒。以爲天下式。親製訓言。警飭士子。亦旣煌煌諄命之矣。願茲閩疆。去先賢之世。若此其未遠。近先賢之居。若此其甚。其遺風流澤。自不可泯。不佞謬膺簡命。忝撫名邦。所爲承流宣化。何敢或後。而況髻鬣訓行。服習有素。固知舍此而外。不足以言學也。公所著書。品目繁多。簡表浩大。謹先輯其文之至精至粹者。若干卷。以資講誦。蓋欲學者。專務其心志。以約求其旨趣。則知學之有本。不爲見異而遷。因以循其先後本末之序。致其操存涵養之功。而歸乎仁義中正之域。則正心誠意之學。亦莫不畢具乎此矣。於以仰答聖天子。棫樸作人之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自非然者。好奇尙異。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

其內汲汲焉徒以文章爲事。習無用之空言。吾見其惑之甚也已。諱諱觀深者於源。善學者志大。有志之士。果於此而有得焉。則粹然一澤於道德仁義。庶乎不失爲聖人之徒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仲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本傳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司勳吏部郎。秦檜議和。松極論其不可。貶外。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於尤溪寓舍。少受業於父友劉子羽。子翬兄弟。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同安簿。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明年召對。除武學博士。以和議不合歸。陳俊卿、胡銓薦之。屢召不起。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修白鹿洞書院。立學規。六年夏大旱。上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陛下所與親察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陛下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不過齷齪自守。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稍畏公論者。不過論其徒黨。終不敢排其根株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陛下獨未之知耳。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君也。陳俊卿以舊相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益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丞相王淮除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入對言。近習之勢日重。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竊發。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皆得滿其所欲。陛下願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熹賑濟有方。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除知台州。舊守唐仲友與王淮

爲姍家。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至台。得其奸贓事。劾之。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以是爲蹊田而奪之牛。固辭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淮旣怨熹。於是吏部尙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淮又以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而對曰。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邪。淮爲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十五年。熹入見。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臣反覆思之。毋乃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致其決。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言。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上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時曾覲已逐。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荐。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疾辭。本部侍郎林栗劾之。上以栗言過當。黜栗知泉州。授熹江西提刑。未踰月。再召熹。熹具封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熹嘗患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豪右以爲不便。

沮之。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報罷。除知潭州黃裳。爲嘉王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直講彭龜年亦言之。大臣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寧宗在晉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爲講官。及卽位。除煥章閣待制。侍講。熹入對。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未嘗有求位之心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極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熹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開懷容納。熹奏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熹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閒者太上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繼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之法。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不可再失。孝宗祔廟。議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正東向之位。而遷毀祖於夾室。熹以爲藏之夾室。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室。神宗復奉僖祖以爲始祖。得禮之正。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莫敢廢之。乃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執政不以聞。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數以爲言。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疏論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者艾。恐難

立講已除卿宮觀。丞相趙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熹諫乞留熹不報。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初汝愚爲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屢爲上言。又以書上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熹去。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慶元元年。侂冑誣熹不軌。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尙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將上之。諸生更諫。熹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乃取諫稿焚之。自號遯翁。二年。監察御史沈繼祖劾熹。詔落職。門人蔡元定送道州編管。四年。乞致仕。依所請。六年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而逝。年七十一。葬大林谷。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僅四十年。家故貧。少依子羽。寓居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何澹爲中司。阿附侂冑。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所禮。及爲諫官。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前御史劉三傑論朱熹。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爲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命草詔諭天下。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熹笑而不答。籍田令陳景思。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婣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

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侂冑死。贈熹實謨閣直學士。謚曰文理宗立。贈太師。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熹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詔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張。二程。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朱子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答劉子澄

答劉子澄

答陸子美

答陸子美

答陸子靜

答陸子靜

與陳同甫

答陳同甫

答陳同甫

答陳同甫

與陳丞相

朱子文集

目錄

與劉共父

答孫敬甫

答孫敬甫

答鞏仲至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答潘恭叔

答潘恭叔

答潘恭叔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余占之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汪聖可

答柯國材
答孫季和
答項平父
答陳抑之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周叔謹
答王季和
答傅子淵
答陳正己
答路德章
答路德章
答路德章
答萬正淳

朱子文集

目錄

答劉季章

答吳斗南

答輔漢卿

答輔漢卿

答陳才卿

答趙恭父

答顏子壽

答李伯諫

答梁文叔

卷之二……………四二

答連嵩卿

答程允夫

答石子重

答李伯諫

答李伯諫

答蔡季通

答江德功

答游誠之

答歐陽慶似

答嚴居厚

答丘子野

答李深卿

答胡寬夫

答陽子直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朱子文集

目錄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汪子文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黃子厚
答董叔重
答董叔重
答董叔重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曹立之
答范伯崇
答何叔京
答趙詠道
答朱朋孫
答周南仲

朱子文集

目錄

答析子明

答度周卿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王晉輔

答池從周

答李晦叔

卷之三……………八九

答汪太初

答潘叔昌

答黃直卿

答黃直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伯和
答胡廣仲
與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石子重

朱子文集 目錄

答趙提舉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

答詹體仁

答林正夫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范伯崇

答陳君舉

答潘文叔

答潘端叔

答潘端叔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王子合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陳器之
答葉味道
答葉味道
答丁賓臣
答丁賓臣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白鹿長貳

答劉公度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答胡季隨

答胡季隨

答沈叔晦

答龔伯著

答竇文卿

答竇文卿

答徐斯遠

答包定之
答徐居厚
答鄭子上
答鄭子上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鞏仲至
答鞏仲至
答卓周佐

答謝與權

答陳頤剛

答甘道士

卷之四……………一三七

答何叔京

答吳德夫

答方耕道

答呂道一

答詹元善

答胡伯逢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陳膚仲

答周舜弼

答項平父

答趙然道

答陳才卿

答余正叔

答余正叔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與魏應仲

與王龜齡

答呂伯恭

答汪尙書書

與龔參政書

答韓尙書書

答潘謙之

答符舜功

答林正卿

答林正卿

答李元翰

答曹元可

答龔惟微

答方履之

答方若水

答方子實

答程成甫

答章季思
答余方叔
答輔漢卿
答余正叔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傅子淵
答傅子淵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江夢良

與方伯謨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甘吉甫

答甘吉甫

答林退思

答王晉輔

答高國楹

答吳尉

答吳尉

答任行甫

卷之五……………一八五

與留丞相劄子

與留丞相書

與陳丞相別紙

與留丞相書

與留丞相書

與陳丞相書

與趙尙書書

答汪尙書

答汪尙書

答汪尙書

與汪尙書

答汪尙書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

答呂伯恭

答呂伯恭

答胡廣仲

與范直閣

答呂伯恭

答趙尙書

與留丞相書

與留丞相書

與楊子直書

答湯德遠

答趙子欽

答郭希呂

答楊簡卿

答吳宜之

答方賓王

答黃道夫
答王欽之
答王欽之
答王欽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容之
答宋澤之
答林德久
答林德久
答潘子善
答楊深文

答趙昌甫

答魏元履

答劉君房

答呂僊

與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嵩老

答黃令裕

答黃令裕

答孟良夫

答趙恭父

答王季和

答趙民表

答呂紹先

答陳蕃

答姚掾

答孫吉甫

答汪會之

答或人

答劉公度

答或人

卷之六

答林德久

答劉朝弼

答常鄭卿

答或人

答孫仁甫

答黃子耕

答許景陽

答胡季隨

答孫季和

答諸葛誠之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時子雲

答王伯禮

答趙幾道

答劉仲則

答黃冕仲

答沙縣宋宰

答李守約

答葉正則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李濱老

與汪伯虞

答方耕道

答曾致虛

答黃商伯

答詹元善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朱子文集

目錄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王子充

答黃仁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叔和

答陳膚仲

答陳膚仲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潘端叔

答呂道一

答戴邁

答林巒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王近思

朱子文集 目錄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劉公度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朱飛卿

答朱飛卿

答朱飛卿

答周叔謹

答周叔謹

答周叔謹

答毛舜卿

答路德章

答陳超宗

答曾泰之

答吳茂實

答陳明仲

答孫敬甫

答孫仁甫

答周深父

答胡文叔

卷之七

答呂伯恭

答陳安卿

答陳廉夫

答徐子融

答陳器之

朱子文集

目錄

二九

二八一

答林正卿

答汪叔耕

答汪叔耕

答楊子順

答吳生

答陳衛道

答陳衛道

答周南仲

答許生

答曾無疑

答林叔恭

答胡季隨

答劉子澄

與汪尙書書

答薛士龍

答劉季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鄭仲禮
答程正思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林叔和
答詹元善
答朱魯叔
答詹兼善

朱子文集 目錄

答呂士瞻

答方耕道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潘文叔

答滕德粹

答黃直卿

答劉平甫

答劉平甫

答劉平甫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胡季履
答汪長孺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馮作肅
答馮作肅
答董叔重
答傅誠子

朱子文集

目錄

答余國秀

答余國秀

與晏亞夫

與晏亞夫

與晏亞夫

答葉仁父

答孫敬甫

卷之八……………三二七

與留相公書

與留相公書

答汪尙書書

答汪尙書書

與陳丞相書

與趙尙書書

與黃仁卿書

答陳同父書

答陳同父書

答呂伯恭別紙

答呂伯恭書

與曹晉叔書

賀陳丞相書

與臺端書

答路德章

答康炳道

答陳師德

答鄭子上

答杜叔高

答胡季隨

答沈叔晦

答汪子卿

朱子文集

目錄

答趙幾道

答何叔京

答張敬夫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論仁說

又論仁說

又論仁說

又

與江東張憲啓

與正言啓

謝政府啓

答辛幼安啓

回謝解元啓

與長子受之

答鄭子上

答竇文卿
答楊子順
答李巽卿
答黃令裕
答程次卿
答楊宋卿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李敬子

答李敬子

答李繼善

答陳道士

答任行甫

答許進之

答李好古

答李好古

答吳伯起

答呂紹先

答江端伯

卷之九

記

高士軒記

三三三

漳州教授廳壁記

通鑑室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復齋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臥龍庵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鄂州社稷壇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卷之十……………三九三

信州鉛山縣學記

牧齋記

歸樂堂記

雲谷記

靜江府學記

瓊州學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濂溪先生事實記

序

送李伯諫序

詩集傳序

劉甥瑾字序

謝監廟文集序

贈周道士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贈徐端叔命序

楚辭集註序

楚辭後語目錄序

中庸集解序

王梅溪文集序

朱子文集目錄

資治通鑑綱目序

張南軒文集序

論語纂訓序

送張仲隆序

程氏遺書後序

送黃子衡序

家禮序

論孟集義序

卷之十二……………四三七

雜著

諭諸生

諭諸職事

補試榜諭

讀書之要

論語課會說

滄州精舍論學者

又諭學者

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讀唐志

記論性答稿後

白鹿書堂策問

記解經

伊川先生年譜

卷之十三……………四六一

周禮三德說

樂記動靜說

舜典象刑說

仁說

王氏續經說

朱子文集 目錄

觀心說

學校貢舉私議

趙壻親迎禮大略

滄州精舍釋菜儀

讀兩陳諫議遺墨

卷之十四……………四八七

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敬夫畫像贊

呂伯恭畫像贊

書畫像自警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銘

四齋銘

志道

據德

依仁

游藝

又四齋銘

崇德

廣業

居仁

由義

學古齋銘

朱子文集 目錄

書字銘

寫照銘

箴

敬齋箴

題跋

跋黃仲本朋友說

跋古今家祭禮

書伊川先生易傳版本後

書近思錄後

題小學

跋陳了翁與兄書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向伯元遺戒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事後

跋十七帖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書僞詔後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鄭宜撫帖

跋三家禮範

書程子禘說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書釣臺壁閒何人所題後

跋曾南豐帖

跋彭監丞集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題李太白詩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胡五峯詩

跋通鑑紀事本末

跋劉元城言行錄

周子通書後記

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李壽翁遺墨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卷之十五……………五二五

祭文

祭黃尚書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呂伯恭著作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祭延平李先生文
祭魏元履國錄文
祭汪尙書文
祭劉共父樞密文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祭陸子壽教授文
祭鄭自明文
祭何叔京知縣文
祭劉參議文
祭柯國材文
祭姚式文
祭吳晦叔文
又祭黃尙書文
祭詹淑人文
祭劉氏妹文

祭陳休齋文

祭許順之文

祭劉平父文

祭陳福公文

祭詹侍郎文

祭潘叔度文

祭劉子澄文

祭潘左司文

祭劉子禮文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張魏公墓文

祭南軒墓文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祭趙丞相文

祭程允夫文

祭黃子厚文

祭蔡季通文

又祭蔡季通文

祭方伯謨文

卷之十六……………五三九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公行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卷之十七……………五五九

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國錄魏公墓誌銘

陳帥德墓誌銘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何叔京墓碣銘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卷之十八……………六〇三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曹立之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朝奉劉公墓表

董君景房墓表

朱子文集 目錄

程君公才墓表

程君正思墓表

朱子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參校

書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胸中。初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熹比來溫習。略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著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熹亦

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卻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所欲言似此者。非一無由而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況。但學者正欲胷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而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主矣。如何如何。張呂時得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諭。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

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卻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

只今便在目前。而亙古亙今。擗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
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
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
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
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
若必爲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
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
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
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桎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
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
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
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閒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
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論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

欲遂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論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一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卽是來論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意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闕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

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在玉山。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卽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覺佳勝。熹兩年冗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歎。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願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廩。溫繹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旣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胷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

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徹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化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

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

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閒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閒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況其言之麤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

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辯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

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尋亦嘗別附問。不謂尙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爲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烹衰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噎。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諭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閒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計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差

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間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閒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腳，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爲同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卻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辟面盎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游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閒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窳東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爲念耳。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驤況於愚昧塞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閒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概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旣天地常存卽是漢唐之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燕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閒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以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閒二者並

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旣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在我者。則固卽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

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閒，不似堯而似桀，卽此一念之閒，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

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為一器。不惟壞卻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為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為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巖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卻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卻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憤者。乃流徇而非真憤。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瞽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為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為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為臆說。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諭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意。常竊以爲亙古亙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工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論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巾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

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筓籬邊物而不知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論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慰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閒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麤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閒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墓文筆勢奇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卻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卽與墓額犯重破卻見行比例矣且乞獨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

與陳丞相一本作與實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

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旣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旣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以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閒者也。而閒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

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

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諭因胥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旣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捉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黏。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辯。以起其紛拏不

遜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卻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瞶目扼腕。而指本心。奪奪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瞶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并新刻中庸一本。與印到程書祭禮并往。所寄楮卷。適足無餘。詩及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闕翻閱也。

答孫敬甫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

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卻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如來諭作新民一條。亦頗覺有傷巧處。恐作傳者。初無此意。大抵此傳皆是信手拈來。自然貫穿。親切諦當。無許多安排也。所擬格物一條。亦似傷冗。頃時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己意爲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

答鞏仲至

病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筒之況。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親。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歧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

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願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聞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閒。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鈔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篇。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篇。以爲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遺興出塞。瀟關石澗。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願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尙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諭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閒風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會透得此關。而規規

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概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

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功夫。亦只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潘恭叔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閒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頃見祁居之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概如來論之云也。其他各據偏見。便爲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怪者。而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爲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競。不審亦嘗致思否。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

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熹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爲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爲恨。如欲爲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一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若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強。或當以漸成之耳。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閒。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閒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閒。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之友。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捏合得成。故范公寧守經據正。而不敢據以用權達節論之也。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卻涵養省察之實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册子。必有別

本可看。卻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折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卽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卽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於檢閱。禮記卽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卽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卽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論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大拽出。精神向外。減卻內省功夫耳。

答呂子約

所論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爲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爲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爲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答呂子約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暴其所長。以爲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勃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扔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

答呂子約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謬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意亦尙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既其曲折也。

答余占之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遇講習。其閒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爲無據也。其成服及祥禫處。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汪聖可

示論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柯國材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扞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扞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

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己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閑爲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版。卻未見之。豈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乏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爲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爲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爲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羣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孫季和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閒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

答項平父

官期遽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罵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爲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天民間又領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迹。令人太息。

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答陳抑之

熹從士友閒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爲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況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閒。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眇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麤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安。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彊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應仁仲

熹衰病之餘。災患復不可堪。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諭。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閒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惟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閒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爲悲慟。變食。此意尤不敢忘耳。熹出處之計。未知所定。亦復類此。浙中士友。

亦頗有知其曲折者。要是杜門藏拙爲上計耳。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小兒歸彼告。乃知向來體中嘗不佳。證亦不輕。又喜只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累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悵悵。不可爲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鈔節疏義附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尙及改也。覲禮以後。黃壻攜去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尙未送來。計亦就草稿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遠。几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尙恨古書放失。聞見單淺。今又衰惰。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至望。

答應仁仲

熹勸講亡狀。竟煩罷斥。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爲幸甚矣。比來衰悴。愈覺支離。加以耳重目盲。殊費醫治。良以爲撓。然亦老態之常。不足怪也。因便草草。向見朋友編春秋例。鄙意亦欲如此。正如來諭所云也。熹目盲不能親書。所諭編禮。如此固佳。然卻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

百里外。恐此自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天於此學。如此其厄之何邪。可歎可歎。

答周叔謹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卻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卽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見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彥章書來。云欲見訪。卻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內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旣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已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

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弊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嫻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傅子淵

荊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師資之義。尤不能爲懷也。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恍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閒尙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智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醞郁之意。荊州所謂有拈槌豎拂意。

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資友益。書來甚激昂。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答陳正己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久乃聞遽遭閔凶。深爲傷怛。願以未嘗通問。不欲遽修慰禮。今者辱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爲慰。示諭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象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冲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卽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塗轍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爲無。然未嘗以爲卽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語錄中又有一處。說其人晨起問人。寒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卽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隔窗事者。非

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純德。與世閒一種便儼皎厲之人。氣象懸隔。亦可尙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訕薄前賢也。注疏之學。卻不須如此主張。蘇子由議論。自是一偏之說。亦何足爲準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今日病痛。正爲不曾透得道義功利一重關耳。近來浙中怪論蠶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閒朋友。未有能辨此者。春秋想亦不輟用工。此文字未爲切已。然亦可惜中廢。但稍減課程。令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卽玩索涵養之功。不至欠闕矣。

答路德章

示諭縷縷備悉。然其大概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麤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他人。尤更重害。此又姿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卽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諭每謂熹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切怛。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閒說話。多方壁畫。去參了部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維。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付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憾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麤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答路德章

闕期不遠。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宦游得此。亦正自不惡也。示諭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

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鱗甲也。直卿在此間。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更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己而屈人也。踏雪之游。果能踐約。幸甚。

答萬正淳

所論大概只是如此。但日用閒。須有個樞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胷。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熹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閒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吳斗南人傑

竊伏山閒。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爲恨。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熹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鄙意尙有欲奉叩者。迫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別紙略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辨。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

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爲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爲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旦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時自愛。亟膺召用。時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答輔漢卿廣

示諭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而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答輔漢卿

知從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爲慰。此閒年來。應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閒。又無朋友共講。閒有一二。則其鈍者既難湊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鈔寄。然

改處亦不多。但所錄語。盡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腳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餘祝自愛而已。柴中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

答陳才卿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日前。頗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割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其他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講論。因筆及之。所願聞也。

答趙恭父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即非。惟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爲剩物矣。又說日用閒。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儀禮文字。卻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閒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渠認得門路。卻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爲佳耳。

答顏子壽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

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卒陷溺也。

答李伯諫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卽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卻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卻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答梁文叔

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朱子文集卷之二

答連嵩卿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閒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深澹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卻以見諭。

答程允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論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麤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謫則表裏皆謫。豈可以析精麤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

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癩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閒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方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癩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迹。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閒。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

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盡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日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耳。護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蕕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旣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燕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齟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邪。文仲爲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尙可考也。吾弟未之

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石子重斂

熹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循先儒之說也。

答李伯諫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之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中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

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胷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如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游察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

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尙可以爲道乎。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何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池，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矣。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

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爲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著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公。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熹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

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爲偉人。熹前言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麤疏。後來卻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旣謂之知釋子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菜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溺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詆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答李伯諫

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閒。凡日用閒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閒。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

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麤。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諭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尤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

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戰於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

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答歐陽慶似光祖

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嚴居厚士敦

示諭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技。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閒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

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昨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似未免太徇時好。然務爲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久欲奉告而未及也。因此布陳。僭易僭易。

別紙論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彊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論而略言之。宿字訓直。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壹字非訓一。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誠淫邪遁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只二先生有說處。鈔出同看可也。

答丘子野

示諭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陽老陰。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茲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詠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

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卽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答李深卿詠

昨擇之持示別紙。教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嘗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爲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願嘗著力研竟。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日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採。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

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閒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間。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塗。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也。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閒卻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諭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爲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鄙見如此。或有未當。因來卻望見教。勿憚反復。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千萬至懇至懇。

答胡寬夫

示諭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甚慰甚慰。大概如此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閒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

得。況廢卻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卻與人爭一場閒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他推說似太汗漫。多病痛。以熹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着。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言且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久之。自然自見淺深。今亦不須彊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己腳根卻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大學解想亦看未到。四哥又自有日課。不欲妨他。教人者。須常存此心。郭子和中庸頃曾見之。切不可看看著轉迷悶也。其他所欲文字合用者。前已附去。其他非所急者。更不上內。想自曉此意。千萬息卻此心。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慙實踐履。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陽子直方

承論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

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諭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合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攪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業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太抵身心內外。初無閒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

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并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尙執前說。而來諭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閒之實。故爲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卻以見告也。

答廖子晦德明

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諭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鬚鬚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

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工夫。須如釋氏。概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託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託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成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而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談此爾。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忘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激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

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繫於陽。以正性命爲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答廖子晦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卻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大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

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懵不知其所存也。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尙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旣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滸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黃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

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鐘。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麤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卽且置之。姑卽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答廖子晦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爲莊敬持養此心。旣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旣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卽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

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答廖子晦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泆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閒別。且是只此心意。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廖子晦

顏子鑽仰堅高。恍惚前後。喟然發歎。既知道體之無窮。又無所用其力。將欲罷之。而此理已躍如於中。有不容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誘。復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窮格克復。既竭吾才。日新不息。於是實見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顏子者。可謂真知者哉。夫博文約禮。先王所以講習體驗之功也。所立卓爾。亦豈離降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顏氏之真知如彼。後人之不能及。又如此。進寸退尺。每誦師言。惕然警懼。輒敢推廣先生之說。復以求教。詳賜開曉。幸甚。

所論顏子之歎。大概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閒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此。致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爲吾有。況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爲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閒。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近時朋友漫說爲學。然讀書尙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尙不能通得訓話。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歎也。來諭蓋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功夫。勿令閒斷。久當自有真實見處也。

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爻所謂以往吝也。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抑又聞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故元爲善之長。仁包義禮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義。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慘怛之愛。忠利之教。所以不免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今之爲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己。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己。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卽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答廖子晦

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未能深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草奉答。往往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疏率之罪。然因此卻得左右明辨力叩。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

蓋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麤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堅仰高。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握。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知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

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渣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諭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工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會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閒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諭之詳。終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髣髴。計其爲人。山野質樸。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

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答滕德粹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壻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歧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胷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

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身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滕德粹

知官閒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谿堂雜文。久欲爲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着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若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論。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示諭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尙有疑其說之想。以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尙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閒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

此來不如乘閒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答周舜弼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痛病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

答周舜弼

葬事不易便能了辦。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

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諭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答周舜弼

示諭爲學之意。大概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閒斷。

答周舜弼

來諭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

答程正思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處疏處。辨論功夫。勝卻玩索意思。故氣象閒。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倘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爲朋友羞。但恐疏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怪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關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折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

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諂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豔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率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程允夫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捨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概舉。但其辨足

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處始覺其謬。

答程允夫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閒。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尙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寧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諭及龜山易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藁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淳書頃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敝。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他時於已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冰消瓦解。無立脚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真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閒所錄。且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頭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卻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卻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卻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卻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爲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自愛。

答黃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爲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疏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卻見論登山之興。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欲尋舊約。卽請見過。卻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也。

答董叔重

示諭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是看大指。卻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易字之說。前累

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何。

答董叔重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諭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答董叔重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殊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爲狂。曠耄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於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爲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諫。從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

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隴。然箕子以謂我興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彊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於先王而已。審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興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辭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其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沾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心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卽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

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遜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旣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罔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歎。妄意如此。乞賜諄切垂誨。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答黃子耕

伏枕月餘。已分必死。自入夏以來。卻稍輕減。但今餘證往來。頗亦廢事。明年使當七十。據禮而論。亦合衰殘。無足深歎也。但此道衰微。方賴朋友潛思固守。以庶幾於久遠。年來僅得伯豐。最爲可望。乃復盛年奄至。大故聞之。傷悼不能爲懷。非獨以平日往來游好之情而已。聞其親年高。遭此何以堪處。江西朋友書來。卻皆言其子曉事。此則猶爲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并弔其家。而力不能辦。今有書信。不免奉煩。爲尋的便附往。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所諭職事。縷縷備悉。旣是出來仕宦。此等自不能免耗金。文字以目昏未能盡讀。然其大概已可見矣。改秩後。授一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

聊以卒歲此乃今日最上策也。

答黃子耕

兩辱手示得詳近況良以爲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歸。旣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想歲下了卻令兄位下一二事。便可行矣。自分寧取道。應亦不遠。但恨相望益遠。最晚沈痼。無復相見之期。此爲恨耳。伯豐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敏悟未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游好之私情也。

答黃子耕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諭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蘊。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況如賢者春秋尙富。精力尙彊。其可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畫一中所言戶部行下者。卽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卽是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

潭訪問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在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卻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卻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閒。以見均田平賦之效。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答曹立之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祕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此來。今賤迹旣不定。想其聞此。早嘆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恨也。程丈諸說。亦有鄙意所未安者。以未參識。不欲劇論。但未知立之。見得宥辟未發等語如何。若已無疑。卽不須論矣。立之所疑太極之說甚當。此恐未易以口舌爭也。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爲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尙淺。故其爲蔽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己。而有以閒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爲計邪。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透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

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近得程丈文字。論及黍尺制度。此中無人。及文字可討論。尙未及報。但告羅進賢。甚蒙其留意。亦以此取怒於府帥。使人不自安也。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當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馭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答何叔京

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洒耳。

答趙詠道

熹求道不力。衰晚無聞。辱問之勤。不知所以爲報。然少嘗聞之。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

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俱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綠衣黃裏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道。此閒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南仲南

往歲湖寺雖嘗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季通具道遊從切磋之益。深以爲慰。比日雪寒。德履佳福。熹頌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

而又軀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諭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皋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游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竟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答析子明

伏蒙鑄諭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熹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爲此牢辭固拒。以逆盛意。實以衰悴。心目俱疲。不堪思慮檢閱。而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諭之嚴。遽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於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度周卿正

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幾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

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懼。而賢者乃勸彭丈何也。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爾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卻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掇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疏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拘。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腳。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概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

爲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禱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字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而未易究。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卻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誦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賸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卻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卻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適檢集註。說得儘分明了。不知曾子細看否。只此數字分明。卽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卻恐不免真爲擊拳豎拂者所笑矣。其他所論時習率性。鳶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蚤報及也。

答王晉輔

薦承委諭。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於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但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諭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恣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泛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答李晦叔

理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語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朱子文集卷之三

答汪太初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游。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閒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閒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縣縣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卽會晤。惟進學自愛爲禱。恩恩不宣。熹再拜。

答潘叔昌

細讀來論。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翁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爾所聞。已深愧覲。惟明者有以裁之。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卻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台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近日講論及修改文字頗多。當候相見面言之。

答黃直卿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閒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

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邪。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大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象思維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邪。

答呂子約

示論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論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辯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橫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躐等也。

答呂子約

示諭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稍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縣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

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如節嗇。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榮陽諸公惜也。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卻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己書來。說得更。是怕人。今錄所答渠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祇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

穀種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卻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閒。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會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纔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著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看得文義方通。來諭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知自是知。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閒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答呂子約

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食長歎。貪多務速。卽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旣失之於前矣。然旣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

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間。怪其觀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鳶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卻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植。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卻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卻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若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爲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并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論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閒斷。而亦不容并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

可使謂其閒天理元不閒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閒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并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閒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閒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

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爲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日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旣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細看後書。已改識字爲知字。又云。心體之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脫然耳。

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旣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豁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

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豫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爲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厚惠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論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卻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日以情爲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

此則是專以心爲己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爲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論以爲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爲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論所疑。卻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名。此亦恐說未發之中。

不著。此熹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爲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卻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論。大概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卻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憤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弩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間。亦微覺少些小溫粹。恐亦未必不坐此也。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爲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卽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爲學之要耳。細觀來論。似皆未察乎此。此熹之所疑者七也。晦叔書中論此大略。與吾丈意同。更不及別答。只乞轉以此段呈之。大抵理會仁字。須并義禮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分明。血脈通貫。近世學者貪說仁字。而忽略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卒并與仁字而不識也。夫來教之爲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冊見聞之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爲精矣。然以熹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享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

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強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臃。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模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胷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爲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罄竭所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倘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閒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卽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卽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宜皆西向。彷彿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

也。非禘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至朱公揆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直已丙上，若又東向，則正背卻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主如禘祭之位。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東向，祖北壁下，南向，父阼階上，北向，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牴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月，伊川作主，粉塗書屬稱，而此云刻牌子，疑亦當時草創未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爲殆不若不行之爲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答吳晦叔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

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闕略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考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只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何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尙有疑。則不若且闕之。爲愈不必強爲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熹向者疑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稿。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閒。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

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

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事作復齊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概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麤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聞。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論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卽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

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閒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愚意如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諭。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此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閒。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卻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因風卻望示教。

答趙提舉善譽

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閒。文理密

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疏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疏遠近。皆卽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隘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

子之云者。非聖人拗意立說。而強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并以爲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林謙之光朝

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譬。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爲切至。熹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間。而一言之。蓋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

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卻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熹綿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爲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宣。

答江元適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閒。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爲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爲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爲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爲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爲義。是以既失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一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

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者。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爲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爲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爲二。大抵天人初無閒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卽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濫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爲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爲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爲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爲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牴牾尙多。然其大概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俟。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儀之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二。只說踐履。而不

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的。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林正夫滬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夤緣再見。然苦怱怱不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爲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絲奉記。以候起居。每深馳跂。今茲楊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旣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踧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況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覷覘髣髴。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旣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之

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熹所虛佇而仰承也。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閒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閒。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論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論。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正爲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示論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閒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閒隔。而此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

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卻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范伯崇

衛公待子而爲政。

熹嘗問先生。瞽殺人事。先生曰。蒯瞶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哀二年。竊謂蒯瞶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瞶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閒耳。來諭以謂蒯瞶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瞶違之。則不說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鍾。爲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與師以脅

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諭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但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如何。

答陳君舉

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諸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胷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悞。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潘文叔

所論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卻成空言無益已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綿繳繞。終日勞攘。更不會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卻日時。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斯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腳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程課。著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卻日子也。

答潘端叔

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熬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朋友之望也。

答潘端叔

示諭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途。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

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閒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論及。卻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滕德粹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於廩食矣。親炙諸賢。想亦有益。日用之間。常更加持守講習之功。以求其遠者大者。則區區之所願也。

答滕德粹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作實事推說太廣。卻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虛心體認。實用工處。而就己分用力。方有實效。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卻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爲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答滕德粹

熹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者。前書所論。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已決。不獲奉以周旋。

鄉州絹稅。近遂有蠲減之命。亦足爲慶也。

答滕德粹

示諭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真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他求也。願恐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誠如來諭。然其間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復申前請耳。淳叟。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答滕德粹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游，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周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滕德粹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此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辨巧也。

答王子合

所諭思慮不一，胷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

解而自釋矣。

答程正思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閒中玩養頗覺初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掇。不爲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沙隨程丈聞亦欲入閩。不知何時定成行也。聞其制度之學甚精。亦見其一二文字。恨未得面叩之耳。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他日來如何做工夫。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答程正思

向見印行王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太草草。恐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加意。今日正要見得此兩人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學功用之實耳。所論心說亦恐未精。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答黃直卿

子春聞時相過甚善。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卻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陳器之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爲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葉味道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尙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爲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爲安。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卽不可廢。若只在行閒。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尙留此。志尙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葉味道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答丁賓臣碩

十二月十一日。熹叩首。上啓丁君省元老友。頃幸接承。便辱垂問。雖喜用意之高遠。然竊觀容止之間。未甚和粹。意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所問又太多而不切。有不容以一詞相反復者。用是默默不知所對。及承訪逮。至於再三。而不免少露鄙懷。則足下已斃然於色。而不欲聞矣。自是以來。彼此之懷。終不相悉。而今者承書。遂有督過之意。三復以還。愧怍亡已。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講論之條。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爲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貺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卻之。非獨於左右爲然也。

答丁賓臣

來諭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儻來。似未可必。足見信道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間。未免有尤人。之意。似又全未得力。何耶。末由面叩。臨風馳想。切冀以時自愛。益遜志於義理之學。是所願望。

答吳伯豐

讀書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觀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較。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閒立議論。番得語言轉多。卻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能。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爲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概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會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答吳伯豐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閒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卻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疏也。正淳書頌。

爲附使渠看得文字卻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卻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修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略下少功夫庶不誤後人枉費心力也

答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尙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辭然恐或不得請卽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効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彊矣閒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落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閒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卻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切也

答吳伯豐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目愈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間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閒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卻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間已盡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熟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比廬陵劉丞去

必使有的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況。與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尙賴寬恩。得安田里。然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墮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旣摹卽拭去。今無復可得。旣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修卽就本修去。不可卽復磨去。亦無緊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喪諸賢。同心倡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胷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答劉公度

示諭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卻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

已。至於彼中朋友。只有李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令靠裏著實做工夫爲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脈。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卻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劉季章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彊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冊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熹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挂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腳不住。況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答劉季章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胡季隨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而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胡季隨

熹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交。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

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閒。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併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著實。子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望。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龔伯著

示諭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竇文卿

示諭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爲己者爲師。而深以今人之爲人者爲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心身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答徐斯遠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概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支葉。就日用閒。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已處卻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包定之

近聞永嘉有回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尙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會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徐居厚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適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之。而憊憊不暇。今亦不特爲養病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使道學問只是如此。卻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抵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亦不爲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鄭子上

此卻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浙人爲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又可懼也。

答鄭子上

所示論語數條。備見別來玩索功夫。偶以病中意思昏憤。未暇細觀。不敢草草奉報。此閒亦有朋友數人。往來講學。但久病倦甚。無力應酬。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新舊諸書。尙有合整頓處。頭緒不一。亦以病倦。不復能如舊日。趨得課程。未知何時復得會面。所欲言者無窮。臨書徒悵然也。

答鄭子上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

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答宋深之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尙在彼，可就求之。此三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歧，不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二序待次略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使中幸諭及也。

答宋深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閒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閒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效處也。苟揚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卽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陳才卿

正叔遽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懼，真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陳才卿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閒斷者耳。

答陳才卿

傳簿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間。且勉其讀書爲學。亦非細事也。熹今年足疾爲害。甚於常年。氣全滿。凭几不得。緣此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卽奉寄也。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才卿

方叔子融。曾相見否。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卻是子融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處。中間蓋嘗苦口言之。後來一向不得書。不知能相信否。似渠堅苦力量。朋友閒豈易得。覺微有向外欲速意思。便做出許多病痛。學者於此。豈可不痛加省察。或因通書。幸爲致意。

答鞏仲至

置中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兩詩三記。併領嘉惠。尤增慰懌。但鄭君之爲人。不復記憶。有如來示。誠不易得也。宗司刻石。簡嚴得體。書亦清婉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云合有許多說話。然亦當有所取舍。

觀前輩所作可見也。率易及此，如何如何。帥官稱蓋欲以見廟堂之舊，然不知於古亦有初否。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爲正也。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其閒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未知訊後病已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徙家之興，此固所欲，但於渠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爲安也。偶與應辰過門，云欲請見，亟附此紙，不能究懷抱。衰病中閒管小愈，今復大作，拘繫痞滿，有甚於前矣。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積有馳情。比日冬溫，恭惟幕府多暇，動履有休。眷集郎娘，一一佳慶。煮老病衰朽，有加無瘳。置之不足道也。但書課未畢，而不能俯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爲悵恨耳。適聞帥司行下，發諸舉子倉租米，變糶買銀，赴司送納，不省何謂。前政辛勤規畫，爲此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遠，何忍一旦遽破壞之耶。今之從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特賢者適從事於其閒，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書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下之，而初不以白也。州縣得之，直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今非變糶之時，且得宿留，故爲奉扣，幸更審之。若無急切之用，不知亦可且與行下，仍舊收支否。況此一縣所有不多，不過八百餘斛，糶之得千緡耳。帥司不待此而後富，而徒使自是以往，生子之家，失救接之助，且將復起故時殺棄之風，則作俑之過，將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千緡之米，似卻可以抽回。蓋彼處

已有社倉市戶村民一例請貸。初無閒隔。不必爲此偏惠。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今夏私糶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用而有害矣。若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害。負累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俟來春以後得價之時。發糶解赴使司之爲使也。兼此事今年行得非常乖繆。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覓飽足之後。有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之。令人扼腕。但以未決之時。嫌於請囑。不欲言之。今事已過。乃敢說耳。若欲收回。便可行下。徑自指定專委一二人爲首。及早收拾。蔡姓者極富且畏事。似可託也。卽鄉時去相見。名六瑞者之族。衰退之人。不當與此。若非幕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啓口矣。然其可否。當自以盛意財之。勿使外聞人知拙者嘗有言。以重其咎也。亟作此託任慰附便。或發遞以行。恩恩不暇他及。直卿一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閒欲謁告暫歸浙中。計必取道於此。儻得左顧。庶幾少款。

答卓周佐

示諭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閒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惟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諭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況使作書

婉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已爲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謝與權

伏蒙致政知縣學士。寵賜手書。諭以先契。伏讀悲感。不可具言。且審卽日春和。燕居清暇。壽體康寧。又竊忻慰。熹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固不敢坐談元奧。驚世駭俗。以負所聞也。老丈過聽。以爲可教。辱先以書語。以淵源所自來者。願熹何人可以與此。屬此跼伏。未有趨侍之期。引領向風。但切傾仰。程書固不能無誤。亦恨未得面承。質其是非。姑因便風。寓此致謝。伏惟以時節宣。益綏壽祉。是所深望。

答陳頤剛

衰孱杜門。罕接人事。未嘗得見顏色。而足下不鄙以書先之。長牋短幅。爲禮已厚。而先集高文。并以見貺。則此意又益勤矣。然區區頑鈍。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爲先人差辱而已。有如足下志尙之高。規模之廣。則非平生夢寐之所敢及也。無以爲報。愧恨亡已。先公胷中之奇。凜有生氣。適有遠役。未及細觀。然竊窺一二。亦足以見蘊蓄之不凡矣。序引見屬。豈所敢當。況又不暇。固當蒙見察也。盛製兩編。言多適用。不爲苟作。三復歎仰。所論治郡條目。尤切事情。官學得此。不必以吏爲師矣。

答甘道士

所云築室藏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閒讀舊書。滌去世俗塵垢之心。始爲真有所歸宿耳。

朱子文集卷之四

答何叔京

心說已諭。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卻以見教。

答吳德夫獵

承諭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閒。勿令閒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閒斷。但其閒一動一靜。相爲

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論以不易變易爲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方耕道

示問詳復，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願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如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閒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閒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復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益當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儼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爲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詹元善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爲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久不值便。以至於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懷也。夫義利之閒。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

使人耳聾心悸。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撥捨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默。不識能聽之否。

答胡伯逢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諭。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爲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文論。此尤詳於前。因龜山中庸前章而發。及引易傳大有卦。及遺書第二十二卷者。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旣蒙垂諭。反復思之。似亦尙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體。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爲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

而不知名言之。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爲未發。以善爲已發。而推恕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概謂善而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卻善字。卽此性字。便無著實道理。只成一箇空虛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爲。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爲善。發不中節。然後爲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爲害理。不可不察。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爲愈也。知仁之說。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爲仁。爲兩事也。所謂觀過知仁。因過而觀。因觀而知。然後卽夫知者。而謂之仁。其求之也。崎嶇切促。不勝其勞。而其所謂仁者。乃智之端也。非仁之體也。且雖如此。而亦曠然未有可行之實。又須別求爲仁之本。然後可以守之。此所謂知之甚難。而未必是。又以知與爲爲兩事者也。如熹之言。則所以知之者。雖淺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爲仁。爲一事也。以名義言之。仁特愛之未發者而已。程子所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孝弟用也。此可見矣。其所謂豈可專以愛爲仁者。特謂不可指情爲性耳。非謂仁之與愛。了無交涉。如天地冠履之相近也。而或者因之求之太過。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遠。如或以覺言仁。是以知之端。義之用。而指以爲仁之體。則執若以愛言仁。猶不失爲表裏之

相須而可類求也哉。故愚謂欲求仁者，先當大概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與其爲之之方，然後就此體實下功，尊聞行知，以踐其實，則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淺，而便可行，又以知與爲爲一事者也。不知今將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一言而決矣。來教又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爲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爲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適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竊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失本指也。直絃胸臆，不覺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財擇其中，幸甚幸甚。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如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鬪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前書所論。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會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卻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摩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熹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爲得之。蓋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

從。卽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卽所謂東西之阡。蓋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爲之。則決裂二字。牽彊說合。費氣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微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條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釁。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嘔嘔。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斂就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卻未必不爲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旣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季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卻甚歸心。恭兄教誨。與他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扛夯作壞了。論其好處。卻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尙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旣無可奈何。但當修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成書而可傳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真售僞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堙水。決無可救之理也。

答呂子約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教學之功。交相爲助。政自不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卽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皞皋陶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卻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妒忌。而以獨孤亡隋爲證。熹嘗論之。以爲妒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妒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爲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卻須有會心處也。

答呂子約

代語之諭甚善。妄爲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爲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卻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卻將册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其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卽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其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黻纁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所謂王乃在中。尤無交涉。讀書最忌如此支蔓。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旣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強

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卽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答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各已略報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纏。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於舊說。未肯致疑。不免略啓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悞。不知卻礙自家端的見處也。蓋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中庸。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目無見而已。於浩氣之說。但欲謂此氣元無配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義。自爲繁冗。若一一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其義愈汨。而未必有益。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間。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己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

無見之間。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卻引惹他。致他如此紀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卻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強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麤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讓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實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麤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爲崎嶇詰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字太多。不知有何憑據。見得如此。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

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客之常勢也。且其上旣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論。以是爲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卽氣爲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末。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胸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褻而紕繆也。又況來論已指無是而餒者。爲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但爲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邪。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爲器。積土爲山之喻。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論雖亦不敢據以爲說。然其所慮。恐爲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爲離合。卻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無暴其氣。而釋之曰。氣體之充。又言其爲氣也。而指之曰。無是餒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所指者正一物耳。今必以無暴者爲血氣。而其爲氣者爲浩然。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爲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爲紛擾。增添冗長。皆非孟子之本意也。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論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己分上。明理

致知爲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爲事。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揜。救之無及。又况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爲太極。此卻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叩。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邪。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邪。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淨潔。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爲然。則熹不免爲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闕之爲愈。不能如此紛拏彊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疏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恍惚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爲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強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

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概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而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卻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答他不著。今更爲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閒風俗鄙陋汗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藉藉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卽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插。揭竿引繩。以犇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出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

尙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旣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閒者。亦各放開心胸。莫作舊時卑汗暗昧見識。乃爲佳耳。

答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見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閒。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少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周舜弼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答項平父

所論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

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學。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趙然道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論也。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諭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辨論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身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常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諭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邪。

答陳才卿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爲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旣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爲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二事。

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於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卻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怨之論，所說亦未當。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虛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答余正叔

示諭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閒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瞶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瞶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其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

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效。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概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救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余正叔

示諭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其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是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閒。及論語中著力。令有箇會通處。卽他書亦不難讀爾。

答袁機仲樞

熹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

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其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無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論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謂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說。自天一至地十。卻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閒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之不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論。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

來論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論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著之法。三變之中。掛扚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著。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常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有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熹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

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一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柔變而分。非本卽有此六十四段也。後倣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倣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爲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爲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離爲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爲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餘皆倣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爲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爲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爲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爲一卦之第

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爲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橫分亦爲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此來教所引邵氏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卻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本畫出。元不會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卻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論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擘。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邪。來論條目尙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挽高明。伏幸財察。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途而能直以臆度縣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縣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齧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僞。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

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別列者爲正。而一三二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大小分之者。專於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著者。又隨其所得。掛扞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原無實體。而畫卦揲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論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著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著之法。出於聖人邪。出於後世邪。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著爲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剟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論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

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撰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撰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撰著。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

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時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初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得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泆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尙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義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義文復出。亦未肯信其

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閒事，吾人身在閒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柄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與魏應仲元履子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版，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誦數過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日鈔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慆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

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於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閭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

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黃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侔。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

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游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羸。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勸止。輒敢復因宋侔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答呂伯恭

示諭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尙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駁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譏譏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得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以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

其討賊之心哉。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其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烹舊亦嘗好之矣。旣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旣久。則漸漸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尙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邪。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之。而舍人文所著重。豈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文之微旨。有所未識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遠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誤。而復誤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曷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卻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卻無端的下工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汪尙書書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俾前日之懇。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諭。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卻慮一旦親見諸公之體體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放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爲一言。遂其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關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身。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黜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顧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請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贊。陳公蓋不

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言事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尙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卽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卻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不宣。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旣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又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日，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饑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逼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答韓尙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閒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以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尙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旣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同。迂疏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旣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逼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默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疏。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尙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閒。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讀之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

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所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致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怱怱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旣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逼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答潘謙之

所論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

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卻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符舜功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概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騫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卻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概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深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卻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會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卻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太略。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牴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爲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論以爲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爲據。獨卽位之說。爲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獨卽位之說。爲無據也。若只欲爲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眞實爲學。則不若卽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卽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爲之云云。卽是全說不符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僣過義人路境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卻得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

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諭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本。皆爲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閒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

答龔惟微

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萬事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腳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夫復何言。迭聞高風。第劇歎尙。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悠。

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卻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閒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因便寓書。并此奉曉。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銜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序之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豈勝馳情。令叔來承書。獲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爲慰。熹比幸巖。遣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勤刻畫。爲愧益深耳。示諭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墮。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程成甫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爲恨。茲迺辱書。欣感無量。日承敘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歎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爲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勸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章季思康

辱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閒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余方叔大猷

所論別紙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講論不厭精審。方見義理之真。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麤淺之見。便自主張。卽無由有進處也。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旣失楊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旣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閒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答余正叔

熹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杜門休息。閒讀舊書。雖葵藿之心。不敢弭忘。然疏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觀理。復增勝否。熹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之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奈何。惟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應仁仲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辱書爲慰。信後清和。恭惟求志從容。尊履多福。如聞亦苦目疾。莫不至甚。妨事否。熹則左目全盲。右亦漸不見物矣。來日幾何。學不加益。而罪戾日聞。未知明者何以警策之也。惠許來訪。固所幸願。願見屬之意。有所不敢承耳。何時披晤。訟此垣轡。更新珍衛。副此真騰。

答傅子淵

示諭所以取舍於前日之論者甚悉。率爾之言。固不能保其無病。然道體規模。功夫節目。只是一理。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不容作兩種商量。去彼取此也。暇日平心定氣。試一思之。或有以變化氣質。而救一偏之

弊。則於成已成物之際。未必無小補耳。

答傅子淵

示諭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諭者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損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掠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卻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諭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答郭希呂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宋字亦佳。伯謨亦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卽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答郭希呂

示諭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吳宜之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愛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性情態度。宛然只是舊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懂所說之病。不會去。而省已。麤疏。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答吳宜之

觀來書所論他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己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己處做工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況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驚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

答吳宜之

承書知己爲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熹身在閒遠。豈能爲人婉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閒。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吳宜之

所論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撥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爲皆墮毛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爲沒身之恨矣。

答江夢良

示論學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多讀經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爲目前苟簡之計也。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遽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曉。伏惟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爲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爲幸。熹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說之太高者爲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爲致意。直翁問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至彼粥之。有可爲鄉導處。幸略爲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答張元德治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惟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稀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蚤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

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答張元德

示諭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閒過了。誠可惜耳。

答張元德

示諭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真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

答張元德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閒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張元德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考集注。更有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細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卻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答甘吉甫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卽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擊拳豎拂之意矣。

答林退思補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

答王晉輔

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高國楹

所論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

答吳尉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爲心。乃佳。

答吳尉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

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任行甫

塵中汨沒墮了人。須是忙裏蚤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溉。勿令斷絕。爲庶幾爾。潘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竟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吏鈔取一本亦佳也。

朱子文集卷之五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假守。黽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獨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願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彊顏扶病。亦不虛爲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疏利發散之劑。精

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况所請罷科茶錢。無賴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開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卽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度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陵。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留丞相書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原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况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巖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惟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譏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卻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椿辦。只乞降

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獨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卽乞特詔有司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胥動噂沓萬端則不惟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尙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濫陵富室旣多其閒豈無出入門牆之下承眄睽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閒伺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骨肉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聞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閣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

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埽門之願。願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

以輒空胸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尙。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尙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旣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尙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繆說。近多改正。且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與留丞相書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諭以聖恩褒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戒。祇拜告命。奉表稱謝矣。熹未嘗有一日掃灑之勞於門下。而丞相以知獎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願今精神耗

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牆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惶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效既又反復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閒於其閒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

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疏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織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踵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刀。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徧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以能害己。則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尙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尙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常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

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閒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尙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閒。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與趙尙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策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

尙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卽。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議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就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偵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醜吝。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以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末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汪尙書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

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閒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卻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參，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儒者爲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悟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悵悵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邈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閒，毫釐畢察，醞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躡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爲難也。此其與

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面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理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較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鑿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如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

答汪尙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鄙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勢。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閒。相去遠矣。如烏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司馬

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如此。可贖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誹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歡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熹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概矣。論事實則尙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銜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忽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堯賢詩。乃其所假以爲號耳。若蘇

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爲說。從游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然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窮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閒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答汪尙書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真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周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郊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備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麤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子以邪攻邪，是束縑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

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剝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尙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

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縻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論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麤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邊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爲敍次而刊之，恐卻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尙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

區區下懷。尤切歡幸。第願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爲愧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閒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卽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閒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榷。嘗竊私記其說。見此鈔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割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踉蹌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惶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磨礱。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願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敍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纍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

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擊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卽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擲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

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

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事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元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卻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爲如何。似不必深以爲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卻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

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紹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閒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悞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

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卻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靜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諭。信後暑雨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親旁。竊遣未有寸言者。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然。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

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旣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旣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纒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纒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程二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鑄譬。俾毋疑爲望。時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還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答呂伯恭

自頃謀歸。卽無暇。春間而辱書至三四。感慰不可言。熹一出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旣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春。遂有江西之命。又俟代者。至閏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息肩。又苦人事紛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況。然大概已是入清涼境界中矣。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略加修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

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略長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卽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卽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來論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論陳正已。亦其所訶。以爲溺於禪者。熹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做。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未卽承教。引領馳情。切冀厚自愛重。以幸斯人。

答趙尙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叩首再拜。上覆吏部尙書台座。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卽日淫雨寒涼。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尙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變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商較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

齊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闕。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日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尙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織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尙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卻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己。不猶己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腳。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

細輒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略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疏。愈增罪累耳。閩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源流。卽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紆鬱。切冀深爲人望。千萬自重。不宣。

與留丞相書

昨日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真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贊可。願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諭。以宜行。熹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污之量。屈己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回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罄竭。恐懼殊深。進之退

之惟相公之所以命。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久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己從事焉。庶幾巖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旣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註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羅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之外閒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冒。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尙及拜受否也。世閒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答湯德遠

示諭爲學之意極爲高遠。非愚慮所及。然未知所論於聖賢之言。以何爲據。其用力次第果如何。此必有親切慤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答趙子欽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實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答郭希呂

示諭銘敍。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自爲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爲。卽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諭。然後作耶。況今又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憊。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敍。旣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敍。而費許多詞說分疏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卽不應爲希呂移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爲。則熹已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熹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千萬深察乎此言。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答楊簡卿

久不聞問。辱書審聞新正以來。侍奉吉慶爲慰。又知己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剡。尤以爲喜。但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婉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并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答吳宜之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稍加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此言。痛自收斂。猶可救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者。雖欲悔之。不能及也。所謂學者舍科舉文字。未有可從事者。不知此語何爲而發。若如鄙意。則科舉文字之外。學者儘有合用力處。此賢者所當深念也。

答方賓王

閒中想不廢玩索。因書時有以見警。幸甚幸甚。此亦有一二學者。然極難得穎悟之質。又肯耐煩用力者。不絕如綫。甚可慮也。年來目盲愈甚。它病亦多。殊憤憤無好況。思復見賢者。深講所聞。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比雖已拜祠官之命。然辭職未報。尙此憂懼。萬一未遂。更須力請耳。浙中聞頗有船粟可濟民食。不知比來氣象復如何。外廷諸人。不易扶持。得且如此。如鄭補之輩。尙可望也。向上一節。則遠方不得而聞矣。

閒退之人。雖不敢復發口。然畎畝之憂。不能忘也。

答黃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謬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謬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索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答王欽之

承諭編次程書。義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汎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

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及輒效其愚。未知中否。有未當者。卻望垂諭。

答王欽之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汎汎。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浼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麤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尙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凌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汎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

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答宋深之之源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怱怱。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矣。別後不得奉聞。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爲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詞意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爲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

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卽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責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示諭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再錄去。然亦未盡。且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令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季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諭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爲有闕文章句已詳言之。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尙以爲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復。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諭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

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徼倖躐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所論大學以格物爲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爲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爲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閒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并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看得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先生曰。爲己者。欲得之於己也。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也。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諭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閒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閒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閒鏤版有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帙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閒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別附

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麤得失。乃於己分有益。若但汎然看過。卽枉費功力矣。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得己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旣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容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之汪

所論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麤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類漢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爲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請考試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爲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

不害於正之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爲先之說。亦互有得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索。勿正心卽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論爲佳。就此反復。殊勝汎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求之。則比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宋澤之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讀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爲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工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卻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正。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人還無以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林德久

目盲益甚。他疾亦浸劇。辭免未執。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憤憤耳。賢者敦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爲幸。

答林德久

示諭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閒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答潘子善時舉

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幸。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況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惓惓。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答楊深文

示諭自患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水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用之間。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趙昌甫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卽墮阮落塹。無有是處矣。尤其是文士巧

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舍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舜則行。如濼則休。此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爾。得失區區。何足深介意也。

答劉君房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熹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以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但來諭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爲憂。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冊。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又承類次遺文。已就篇帙。見使爲之序引。以傳來世。此則又豈晚生妄意所敢幾及。但願亟遂。鐸木傳之其人。使熹與有聞於大體之純全。則爲幸甚矣。

答呂侁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願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

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烹之所能知也。抑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與黃子耕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惟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文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榜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物亦須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

答黃子耕

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傅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工處。頗得力否。向時說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以見諭也。

答黃子耕

新除甚佳。闕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溺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工夫議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答黃子耕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性爲務。但加跏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煖。卽漸見功效矣。

答黃子耕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旣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燥耶。所聞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答黃嵩老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卽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示論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所論日用工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爲佳。然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也。左氏之說。未暇及此。若論當讀之書。何止左氏。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他書也。

答孟良夫猷

示論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卽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爲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答趙恭父師

惠書得聞爲學之志。固已幸甚。又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願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閒斷。但日用閒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答王季和

別幅之諭。具悉至意。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

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答呂紹先

示諭所以持守門戶。不妄取予之意。甚慰所望。更冀勉旃。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答陳蕃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而熹非其人也。所謂爲學之意。亦甚善。願此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閒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答姚掾一云答盧粹中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尙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麤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答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諭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閒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乎中也。

故古人之學。雖不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末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千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爲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略窺大旨。然循其事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答或人一云與余正甫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

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劉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衡衢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挽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此論，卽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被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實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

答或人

示諭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擗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

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朱子文集卷之六

答林德久

所論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閒。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閒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決。治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個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閒。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於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士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憊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心存得失。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閒。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閒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閒。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閒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考察去留。似亦有益。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卻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麤率而礙理處。卻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閒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卻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遷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閒。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巖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黃子耕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閒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恣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許景陽

一別十載。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惟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論。則夫子方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盡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尙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卽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爲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卻可闕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卽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閒斷。卽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卽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卽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疊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

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閒。常說工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兼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純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工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己之獨能知此。而以他人爲不知也。以爲人不可到。則是己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此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閒。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鬪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是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爲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評之也。

答孫季和應時

所論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卽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他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并詳之。曩括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卻似未爲不幸。況後學

淺陋。又安敢議此乎。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答諸葛誠之

示諭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真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諭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閒。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諭。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答項平父安世

示諭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

周徧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麤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撻擊。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話上著到。則不成次第。

答項平父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爲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閒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論。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卻不能應事。此固已失

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優優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駁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閒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據己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讀往。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答項平父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

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
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
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
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
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實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
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程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
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
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諭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
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
其說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
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即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答郭希呂

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惟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
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

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真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何如。

答郭希呂

來諭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真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卻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卽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工夫。卽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

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時子雲

來諭滿紙。深所未諭。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疏。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王伯禮治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象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

未備。頃嘗修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象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答趙幾道淵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逞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髣髴。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酸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旣明。庶幾後來者。免墜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劉仲則桀

示諭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惟虚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噉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着力把捉。卻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觀涵泳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卽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南強

陘伏山閒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美。竊謂今之爲吏者。揀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知執事者出乎其閒。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尙已。如聞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旣大。則其聲愈闕。將不可揜。政不必有意於其閒也。

答李守約閣祖

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爲穿鑿。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拄。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顧。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答方賓王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分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概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閒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

之妙。不過於是。擊斝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閒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有小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

答李濱老呂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賜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旣而得從何兄叔京游。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旣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諭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倡。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騫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願恨未得面叩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彙括。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棄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

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於學。因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祕丞公。合而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爲一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爲古人。每一念之。潸然出涕。往時見其遺藁。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此。不獨爲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間一病。亦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爲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冗修復。草草幸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熹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閒。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旣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警教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願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

行之耳。況如燕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疏乍親吏事。公私倥傯。日不暇給。尤覺荒陬不能一吐胸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且夕儻得脫此羈縻。歸臥田閒。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閒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方耕道未

開諭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似猶未免迫急之人。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他尙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庵。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概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

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願於日用閒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黃商伯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少。況年大官達。則其忽焉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之。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爲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概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更望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百拜。

答詹元善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歧。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強。未有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也。僭易皇恐皇恐。承諭請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辦此事否。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

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職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敷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覲縷。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爲。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末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潘叔昌

熹講聞雋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卽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熹早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竊知以問學爲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況所謂日用之間。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髣髴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示人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修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昨聞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蒙峻卻。愧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恐

其過江未還。煩爲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實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友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昌

承諭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熹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卻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何如。沈叔晦章疏。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答潘叔昌

示諭。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蜀學之弊。誠

如所論。唐論卻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爾聖賢。何爲卻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柝者。嘗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蠶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潘叔昌

示論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爲然。卽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卻讓他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

禍。要常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論。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閒。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顧恨相從日淺。未得深叩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乃有懶弱自安之語。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閒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黃仁卿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卻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

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叩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卻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叩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峻卻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即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卻是適越北轅。卻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

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閒。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閒。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兩書所諭。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論講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麤。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今詳來論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時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分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途。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

得也。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天地閉爲不恕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畫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答王子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

右之說。而賈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舛。杭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

所諭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庸仲亦以修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閒整頓。然亦慊慊不敢自保。況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他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卽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所諭土封事。當時卻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尋卽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

來論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爲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爲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煮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鈴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儻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尙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卻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叔和

示諭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寘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修身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卻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閒。差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常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彙書論及教導曲折甚善。比傳承使來。雖不得書。傳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麤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願反挾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

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庸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紮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論。則老老興孝等句。與紮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麤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護往。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答程正思

承諭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達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閒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閒。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示諭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徧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疏緩也。

答黃直卿

別紙之論。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閒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方可觀。中間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呂道一

示諭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戴邁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鈔口誦。而心維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鈔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尙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巒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懶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

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論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卻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卻宜於事物名數上，著少工夫，蓋既無精麤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熹意欲云：心之爲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即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真如衆盲摸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况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

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何由面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爲況如何。昨寄得疑難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順之尤甚。而三公失之太執著。執著者。有時而通。幽深者。蕩而不反矣。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卻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爲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概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求之。卻以見諭。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令其慙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常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拗橫說。卻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卻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山閒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閒絕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齋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庵中相聚矣。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少時。看何文字。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

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太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略論其一二梗概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執客以爲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少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并取觀也。

答許順之

熹一出幾年。學問思辨之益。警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閒。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歎。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事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常動而動。常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喚作塵事昏心也。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真。胡茶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

甚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湛。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暴。剛強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卻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段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繆以千里處。卻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此書徧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榷。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揜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大公。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尤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熹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屬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卻不送往。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二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越州洪适欲

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一部納去，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并通書送縣學。通書偶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徧寄耳。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懇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爲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沈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范伯崇

在喪廢祭，古禮可考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

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旣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烹常解此義，以爲具文備禮，而非致懇焉之爲易。今人多此病，試思之。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爲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旣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游，子澄相去不遠，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怱怱，不能盡舉，豫以拜聞，惟所材擇。

答范伯崇

熹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稟強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己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即不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爲恩怨之府。乃佳。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是覺得應事怱怱。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辯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卻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公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橫說豎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爲致意。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悞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

所諭衡州數句。爲己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方賓王

閒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師。真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歎。

答方賓王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爲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他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閒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卽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朱飛卿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朱飛卿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徧。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爲法。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

答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叩之。因書論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

諷詠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周叔謹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周叔謹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熹說。亦有悞字處。又恐錯認了。更略契勘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毛舜卿

示諭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路德章

所諭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

欲回頭而尙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答陳超宗

示諭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閒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向外妝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工。明日見效。則其不會下功。斷可知矣。

答曾泰之

所論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卻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熹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卻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卻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

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高、曹二君。卻無此病也。

答陳明仲

承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賣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中。所論政事。敘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願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悞耳。

答孫敬甫

熹歸來。處遺。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欲。加以盲廢。不可觀書。頗以爲撓耳。示諭爲學之意。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註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邦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答孫仁甫自任

未見顏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

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墮。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墮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墮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悵悵也。便還病倦。草草。

答周深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雜。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己字。頃嘗見人說此。略似來論。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己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得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警發人處。意味深長。似此推說。卻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卻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胡文叔

承書論及先世交游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驚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論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

志思釋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朱子文集卷之七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諭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概。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麤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卻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文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卻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

既愈深。則此之辯常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固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卻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卻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則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論。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二以循其迹。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餽歡。尤爲猥屑。似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陳安卿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閒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澹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丞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微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

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麤。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天之所以不殀。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天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

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而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袞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源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麤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答陳廉夫

示諭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

其長進長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卻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會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卻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爲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氣形，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

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墜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論木燒爲灰。入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尙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

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僮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以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旣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恣恣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叩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願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處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尙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宣。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胾。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擎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論。將欲損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

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見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惟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壘壘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辨而明矣。史論卻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楊子順履正

示諭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枉臨。尙須面論。紛紛一本作紛紛。

答吳生玘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虛慮消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諭。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至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熹之愚。無以及此。然荷不鄙。不敢不盡。

其愚而又不敢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洩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幸。

答陳衛道鞏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沈迷冒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此卽來論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胷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而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概。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

契尙容反復也。

答陳衛道

示諭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卻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卻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懽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若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卻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卻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卻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懽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卻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概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

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籠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卻見論也。中庸欲修改未得功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輒念過，便只領略得籠侗影象，不見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必竟之必，恐當作畢。

答周南仲

承諭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卻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許生中應

去歲薛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陔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

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隨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諭乃謂讀書。遂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端蠱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

答曾無疑

所論爲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

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畢。而有以識之矣。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卽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他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旨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

答林叔恭

爲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答胡季隨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處有得力處也。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難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卻不錯也。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泛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卻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卻是三四十一年身所親歷。今日處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論。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處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十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方編得略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遠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切。今卻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

答劉子澄

熹至愚極陋。自幼事事不能及人。願乃不自度量。妄竊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

聞也。徒以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長者之門，反復論辨，不絕於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其面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爲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爲，則冗然一庸人耳。其不唾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塗，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取友而輔仁者，擇之亦宜審矣。乃道聽於人，枉道垂顧，以禮於名爲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界之手書，辭高而禮下，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取信，而遽爲謙屈，以至於此也。旣又留連竟日，告語不倦，雖蔬食菜羹，相與共之，略無厭怠之色，則又疑執事真若有取於烹者，顧樸陋荒淺，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爲慙，率意妄言間，亦自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因風陳布，莫究所懷。

與汪尙書書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尙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爲明公遲之，而烹之愚，獨有爲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尙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儉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茲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

寒之術。遂以爲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置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儉薄浮華。爲真足尙。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韙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旣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不來。未易遽得。卽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灑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己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尙勉之哉。

答薛士龍季宣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願以憂患之餘。屏迹田里。而執事名問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深膺眷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治。深以爲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竊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懷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願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爲黻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爲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斥絕。尙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矣。他非所敢望。

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歷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尙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勝引領。

答劉季章

熹再啓。熹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論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卻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疏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即寄去。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

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聞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聞學政甚修。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進修之益也。熹衰病益深。無足言者。鄉在彼刊得四經四子。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詩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誤作王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疏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爲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密爲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僞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答滕德章

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爲編得一本。爲尙有不敢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而禁戢矣。示諭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來病思昏憤。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少暇乃可爲耳。聞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款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并之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旣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然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答鄭仲禮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

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答程正思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卻有台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概得之。但論心處。以爲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卻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蠶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暝耳。故不必深與之辨。

答周舜弼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概。只是不會實持得敬。不會實窮得理。不會實信得性善。不會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乃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會下得工夫。卽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卻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

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工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弼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卻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己。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幹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弼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工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襲一貶之雜也。

答林叔和

襄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詹元善

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

答朱魯叔

劉守請祠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答詹兼善

示諭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絃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甚善。其大概不外此矣。更於其間子細研窮。見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以慰所望。

答呂士瞻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值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己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工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況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體。輔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

答方道耕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閒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易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具悉。但泛說尙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

答呂子約

論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責。如此太深。卻恐有害清明和樂。

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潘文叔

所論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入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答滕德粹

熹冬來卻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切功。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黃直卿

示論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常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卻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已別錄去。可更詳之。

答劉平甫珙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閒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鈔書雘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

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游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疏。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游。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以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斐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蕪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未能自決。卽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他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爲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闔。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游廢業爲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易過。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熹以同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免援例陳請。范文亦以爲兄至此。渠宄甚不得款語。然卻儘有台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寧。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甚善。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啓發蒙陋。爲幸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閒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閒言語也。廣

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游談之助爲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處。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盡遺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敝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衰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事居。常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卽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尙賴尊兄未卽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告。來諭勤勤。若真以其言爲不安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概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麁。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

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旣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尙有台整頓處。已略下手。會冗中輟。他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爲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修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他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丈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懇誠之氣。他時若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改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爲元履借去。示諭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旣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考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

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來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懶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卻行也必矣。自此予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卻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己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大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他答問反復，及他記序等文，尙多以伯修行速，不能鈔爲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曾上稟，迓夫到日，借數人來，爲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難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爲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但熹欲傳末

略載諸葛瞻及子尙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卻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蚤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爲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爲比。熹則以爲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爲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以爲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爲可欲。而以懿德爲可欲。此爲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卻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

答何叔京

示諭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願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卻望指擿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媮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疏脫處。都不蒙一掎擊。何耶。前日伯修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常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

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諭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徵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鈔得。只納印本去。此有別本。遂留几間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卻借得一本在此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熹蓋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沈。不敢附。今付來人。其間大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憤。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諭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得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台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諸葛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徧。不敢輕爲之說。請俟他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耳。如昔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尙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之前日。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且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窒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不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邇臣具員充位而已。其姦險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他未易以言。既也。北虜責歸降甚急。予之則失信生亂。不予又慮生釁。隙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邊事。亦不能久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爲之媿汗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閩里麤寧。老幼平遣。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暫到。復爲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爲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

去親爲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諭濫厲之說。不記當時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爲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之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爲偷兒入室。夜囊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答問六條。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析。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爲是也。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諭。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少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分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麤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胡季履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得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願未得會面爲歉耳。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驚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卻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於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汪長孺

示諭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卻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殆有進步處耳。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題目轉卻。已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

目。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卻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久不爲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爲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爲己之學。亦嘗致意否。汝器諸友相聚。日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爲佳。

答王近思

窮思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累書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不及奉報。然其大略。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懶廢於此。尤悉棄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間也。

答王近思

示諭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學問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所云。或者競生新意。不知此是何人。并幸諭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適此冗冗。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高妙。作文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

處而胸次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論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少持重韜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聞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藁。往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誤人。甚不便。可爲焚之。

答王近思

到此恩恩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略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答馮作肅

所諭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

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諭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董叔重

所諭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爲佳。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答傅誠子

茲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爲慰矣。比想冬溫所履佳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箇書讀，換卻許多勞攘，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旣知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余國秀宋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

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答余國秀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尙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與晏亞夫淵

奉別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舉得失復如何也。比日冬寒。爲況想佳。門中尊幼。一一佳適。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脩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惟千萬進德自愛而已。

與晏亞夫

長沙之別。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爲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爲況。定何如。德門尊少。

計各平安。家居爲學。所進復如何也。熹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強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妄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僞學汙染。今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確之曲折。因其歸。謾附此紙。相望之遠。會面無期。惟以慨歎耳。

與晏亞夫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爲況。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議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爲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爲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今因建昌包君粥書之行。附此奉問。別後爲學功第。所得所疑。可因其還。一二報及。渠說欲求其醫書。必能自言曲折。幸略爲訪問也。去年度周卿嘗託致意。不知曾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計各安健。前此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目昏燈下草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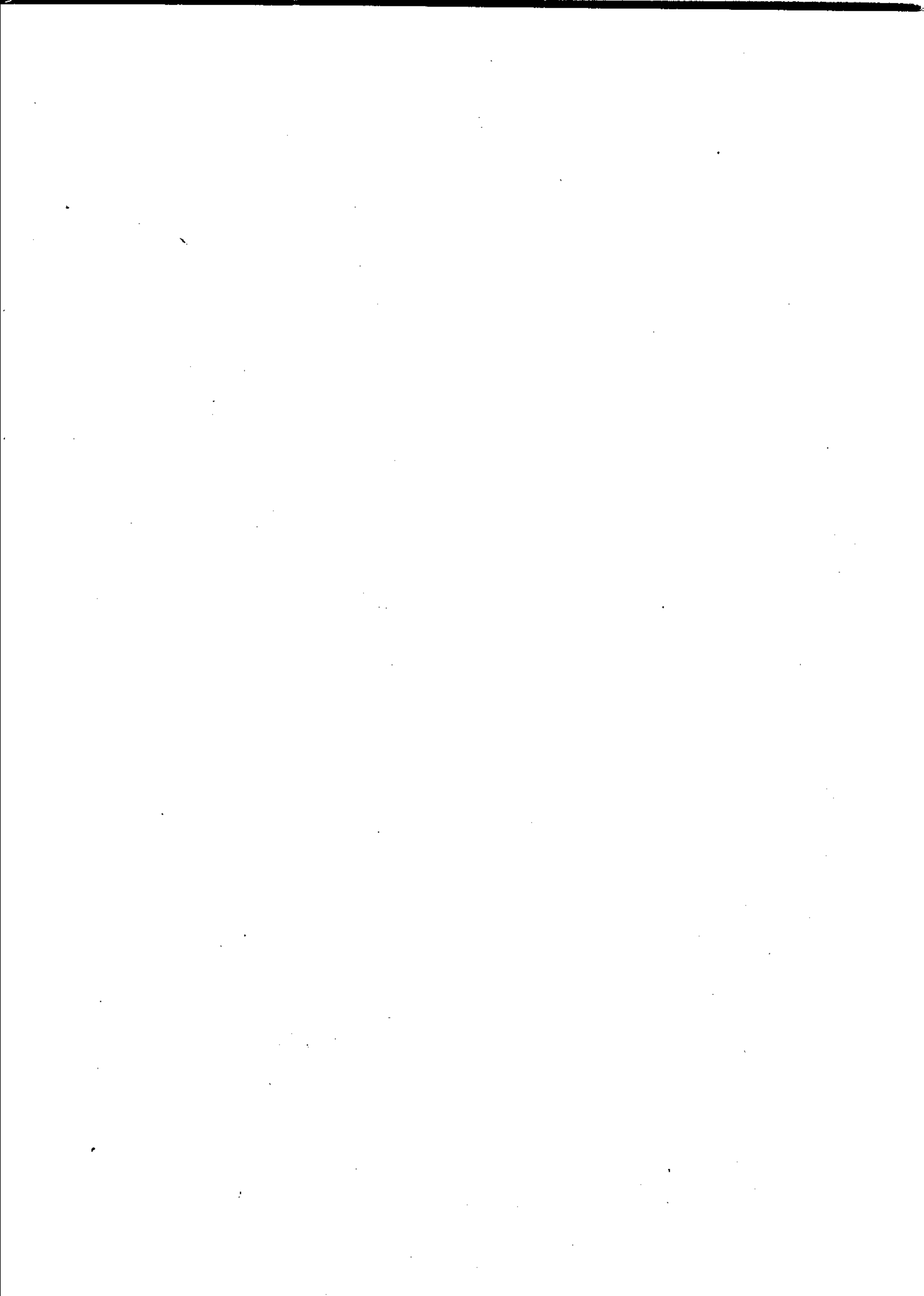
答葉仁父

他論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

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惟其一二或以貧尤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尙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諭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僞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諭。雖若小異於口。以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孫敬甫

使中再辱手示。欣審比日侍履佳慶。所諭爲學本末甚詳。乃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蠹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爲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通透。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來人云往昭武。不復俟報章。今遇此使。途中草草奉報。未能究所欲言。正遠惟以時自愛。



朱子文集卷之八

與留相公書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卽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愚慮惘款罄竭。亡餘不敢重浼崇聽。得賜省覽。詳悉開陳。上謹聖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諭。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卽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旣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非閒人所敢干預。第因下諭之及。取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戢。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況如丞相。尤其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之申雪。固不得鄙言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與昭瀆。不唯直旣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比

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諒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勳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思慮於國者。但勸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鐫諭。至於勸緝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於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歷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

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躡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少傾。而陷入其黨。尙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日昏。作字不謹。并勾原恕。自餘惟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愆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相公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會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嬾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

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已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麤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彙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可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汗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

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答汪尙書書

國史侍讀內翰尙書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卽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熹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違門牆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朶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叩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葺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參蒙敦譬。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

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爲譴。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認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答汪尙書書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懸懇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旣彙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尙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

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願踴躍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難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尙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尙恐不能自主。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此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卽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進德修業。爲主眷人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與陳丞相書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侯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祇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獯。樸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卽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願以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尙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寢默。以至於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卽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爲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爲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逡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南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獯樸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薰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嚮慕然。

處吠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爲明公出。況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獲鼎食。以慰具瞻。熹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趙尙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惟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因事採正。若其他間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惟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剏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況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疏闊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尙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賣於我。使我

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尙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惟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尙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尙書何以得此於楚梁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己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尙書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游。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悚惕。無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行。示諭積弊。此固當然。其橫斂擾民。爲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未敢洩此意。若過劍福。得左右在彼面議爲幸。或出沙縣。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

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疏。又多時不出。意思疏懶。既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爲學。則在官何嘗不可爲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海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爲如此。則只做得一事。不如斂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算其多者爲之耳。只恐一日蠲荒。卻思此米無討處也。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腳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掇。留此閒漢。在山裏喫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恨。願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諭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尙未聞報可。

踉蹌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巖拳大錫。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句當一箇身心。尙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巖巖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作。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強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且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妙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尙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卽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所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恩恩說話不盡。只成閒追逐也。

答呂伯恭別紙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

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諭。敬當徧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卻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卻遲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真難得耳。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敍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爲卻回。仍別爲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惟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怪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卻心性。雖欲勉強。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病。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爲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爲終身之恨。而其爲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爲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爲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

爲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爲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再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命。亦未敢便落舊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如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詞。颯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迹。使不至疏脫。深有望於高明也。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日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其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賀陳丞相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卽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懷懷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

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旣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拯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恐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夫。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履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疆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

因修慶而冒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疏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真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隨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彙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己。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尙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窺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流。波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旣據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

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聞者議臣。乃復扶擿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其日侍燕閒。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尙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矣。顧疏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疏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爲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答路德章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諭。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

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偏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卽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論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恥自同於飾問遂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惟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卽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

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旣排闥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卻眼前諸人。卽此事無分付處矣。

答陳師德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書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答鄭子上可學

前此所惠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間朋友難得如此會思索者。今書所說易中庸亦甚子細。今并答去。具在別紙更熟玩之。自見曲折也。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沂流以觀卻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歲暮或者煖能一來否。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懷想耳。

答杜叔高

示諭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爲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卻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諭。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卻反爲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悟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腳根。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辛丈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少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旣不以老拙之言爲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爲忤也。

答胡季隨

所諭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諭。其言欲以洒落爲始學之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則又析爲兩段。而謂前段可以着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會看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爲之說也。大率講論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案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著矣。是乃徒爲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爲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之心。即使終身不能得洒落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使不自然。其自謂洒落者。乃是疏略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實洒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洒落底功效。判著且看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洒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個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顏曾以上。都無此等語。子思孟子以下。乃頗有之。亦有所不得已也。樂記知言之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汙。著衣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放此兩段。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語者。幸早報及也。

答沈叔晦

示諭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諭媮惰。何以及此。況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險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願以不鄙見辱之厚。竊以所諭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使自可以見真是之所在。向後所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答汪子卿

一別彙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處萬福。烹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爲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

反覆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己。吾恐所謂不遠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所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間。蓋自以爲至。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尙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遠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據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得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麤淺。於義理之精。

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卻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於知丞學士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麤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遞有山頽梁壞之歎。悵悵然如瞽之無目。擗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願以鄙樸窮陋。既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趨超於世。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間者竊聞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

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蓋嘗過聽游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真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疏。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於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貺。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驚。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愧。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他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顏盡歡。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閒更冀以時爲道。千萬自愛。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甚。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卻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卻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墮冥行之患。故其蔽也。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破處。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欽夫

所示彪丈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也。

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熹昨聞彭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乎？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論，不知彭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卽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於學者矣。尙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

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則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爲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

不會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爲道，爲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卽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概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卻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爲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又謂仁之爲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爲精密，而來論

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名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爲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象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爲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爲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爲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矣。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論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卽已條具請教矣。再傾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

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論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尙不能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卻是入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致詳陳之。伏惟采察。

又論仁說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

爲何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云。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飽饑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旣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旣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用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卽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又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

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尙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卻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卻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江東張憲啓

頃奉誤恩特令試郡。屢陳危惻未許投閒。懼留命以干誅。已諏辰而就道。伏念熹器非適用才不逮人。粵自壯年薦罹災患。暨茲晚景益就衰頹。逝將屏迹於荒寒。敢復萌心於仕進。屬九重之過聽。恥一士之遐遺。曲賜甄收載加湔祓。遂從祠館。昇以郡章。倦鳥依林久絕高飛之意。潛魚在沼但知深入之安。而況恩旣厚則其責爲甚深。力不能則雖勞而無補。遂竊祈於罷免。卒無幸於矜從。輿病以來。彊顏特甚。近瞻斧繡益愧冠紳。恭惟德厚望隆。材宏用博。適布宣於使指。已明謹於邦刑。激濁揚清。吏咸思於稱職。持平履正人自以爲不冤。矧是衰遲。獲依庇冒。載尋曩昔。幸際光儀。斂板趨庭。茲不特少伸下吏之敬。奉命承教。殆有以深慰積年之思。春令向深。嘉生成遂。冀茂經於福履。以前對於龍光。頌願惟深。敷宣莫旣。

與正言啓

懇辭使節。敢擇地以求安。申畀郡符。忽自天而疏寵。懷難回於上命。耿莫遂於初心。以數年衰朽之餘。任千里撫摩之寄。雖加強勉。尤切凌兢。伏念熹林壑閑蹤。布韋故習。少而慕古。師出處於前修。介不通今。恥浮沈於流俗。曩荷聖神之眷。屢加選用之榮。當官而行。蓋圖報上。知難則止。匪欲爲高。旣疾疢之交攻。且形神之俱耗。久使田廬之偃伏。詎堪原隰之驅馳。辭尊居卑。豈爲貧而猶仕。投閒置散。或揣分之誠宜。敢期宸渥之過優。復使侯藩之假守。意昔時之游宦。固常習熟於鄰封。謂晚歲之衰殘。尙可從容於道院。然比年之非舊。由積弊之相仍。財賦旣促。而費用寔浮。田產不均。而姦欺滋出。要必更張而乃善。恐非臥治之能勝。深虞五技之窮。仰負九重之託。伏惟正言。大明國論。力振朝綱。心正意誠。蓋得本原之學。諫行言聽。汔臻膏澤之流。每於獻納之雍容。尤務推揚於疏逖。肆如枯朽。誤玷承宣。二千石之第循良。已預慚於共理。八十日而賦歸去。初何俟於終更。悃悃之私。剡摩罔旣。

謝政府啓漳州解罷得祠

迫憂患以求閒。方陳危懇。卽便安而誤寵。并沐殊私。弗遂懇辭。迄成忝冒。伏念熹學惟信己。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自甘於淪棄。病侵遲暮。久莫奉於馳驅。比叨民社之臨。猶冀桑榆之效。屬私門之變故。致公務之弛墮。黽俛旬時。已積簡書之畏。顧瞻曩昔。未忘香火之修。仰洪造之不違。服明恩而已厚。敢意使蕃之錫。更陞論譏之華。願壽皇特達之深知。昔幸容其遜避。而聖上丁寧之申命。今復軫於眷懷。惟拜賜之無名。屢騰章而自列。重煩睿旨。曲借寵光。仰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敢。自憐末路。知仰報之難圖。祇命以還。措

躬無所。茲蓋伏遇丞相國公。妙熙天緯。獨運化鈞。樞使相公。力扶皇極。獨運樞樞。參政同知相公。夙推衆望。久贊化鈞。欲儲材於巧鈍之餘。適垂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熹敢不思稱榮名。勉終素業。考諸前聖。倘不認於正傳。覺彼後知。或少裨於大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辛幼安啓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讐之威。今聖上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輅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閫一臨。使收顯績。茲久真庭之逸。爰深正字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處閒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姦。第恐賜環。不容煖席。熹苟安祠祿。獲託部封。屬聞斧纒之來。嘗致鼎禍之問。尙煩緹禮。過委駢緘。雖雙南金。恐未酬於鄭重。況一本難。亦奚助於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

回謝解元啓

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牋。披味以還。感藏難諭。解元先輩。學高庠序。行著州閭。疇昔且評。已推高於前列。厥今歲舉。反見屈於後來。顧輿議之弗平。宜壯圖之未快。然察四端之固有。第聞辭遜之心。旋觀三揖之彌文。蓋敦廉退之節。矧是專經之舊。豈忘立教之端。諒考聖言。益恢賢業。揅洙泗斷斷之弊。尙及此時。致唐虞濟濟之和。更期異日。

與長子受之

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割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割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

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在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

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旣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答鄭子上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欲使行矣。通書等何故不曾寄去。今往一本。所擬附錄數條。亦略要見脈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間也。但第三十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銘卒章兩句。所釋頗未安。試更思之如何。向來諸書。近來整頓愈精密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惟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答竇文卿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辨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

不當一概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己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用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答楊子順

所論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閒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效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己之所急。但其效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卽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爲性也。鐘磬有特懸者。有扁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音。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扁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

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爲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卽所謂魂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然。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不須深論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猶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所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麤疏。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卻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間所編已略定。便遽未暇詳報。亦恨賢者未能勇於自拔。不能一來共加刊訂耳。

答李巽卿

所諭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卻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閒計度也。

答黃令裕一作黃敬之

收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己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功夫也。

答程次卿

示諭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諭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楊宋卿

前辱柬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吟諷案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吏事怱怱。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麤。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并以爲謝。

答許順之

示諭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爲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綻處。得公如此琢磨。爲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烹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

渾然與物同體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爲將奈何。熹比因堂劄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卽相見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龜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爲何如。卻一語也。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爲當然。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遣到人時。已熱。遂輟行。要之亦是不索性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卻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此多是悠悠度日。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說。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承上巳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爲定。若顯然謬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關誤

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塗改耳。亦嘗爲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爲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鏤版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否。學之不講。似是而非之論。肆行而莫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旣。

答許順之

石兄書來云。順之旦夕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間事緒牽繫。動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間。始得少閒耳。幼兒未有讀書處。甚以爲撓。地遠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經閣所要二書。偶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閣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修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修之功。略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宰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彊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纔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尉持己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聞嘗相過甚好。不知謝簿識之否。煩爲問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佳耳。

答李敬子

燭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使用明道賓興之詩。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矣。

答李敬子

燔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強甲兵。當倣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大概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答李繼善

中間甚慘。諒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矣。幸更參考之。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策。苟能勵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答陳道士

示及諸賢題詠之富。得以厭觀。欣幸多矣。又聞更欲結茅山巔。巖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及。但若如此。則詩篇法錄。聲名利養。一切外慕。盡當屏去。乃爲有下手處。又不知真能辦此否耳。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

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數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違舍所受而遠求者。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答李近古

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尙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小輟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輟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答吳伯起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

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

答呂紹先

承諭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惟當益堅所守。庶不墮先訓爲佳耳。

答江端伯

示諭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惟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11359

朱子文集卷之九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廡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亢爽可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爲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爲浼己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無不爲己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槩。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任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旣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其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夕。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

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闕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按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勝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驚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弊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慮。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願父兄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

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
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眩於內。今也。旣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

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

以求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棫。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旣立溪濂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游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灝也旣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

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閒。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耶。既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臥龍庵記

臥龍庵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

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庵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慷慨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聞以行田始得至焉。則庵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髣髴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壤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實絕。非車馬迹之所能到。儘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庵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閒。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游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心快目焉。於是歲適大祲。因勝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與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尙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倉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歎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尙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益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伍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於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

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整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乎君師之澤。而使瓊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業。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陜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糗莩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卽夷滅。無噍類。然愿民良族。暑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值大祲。奸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廢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卽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

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而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稅穰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懷懷於凶歲。猶前日也。酒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卽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旣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蚤同師門。游好甚篤。旣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旣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警警。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公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揆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卽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旣而天子思

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後殺。前二壇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閒丈五尺。後三壇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閒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刻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閒。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閒。練以重垣。甃以堅甃。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旣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於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傾於大宗伯之官。惟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常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

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惟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都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願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概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願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於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棨。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

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奸。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纘。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卿捐軀虜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尙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惑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爲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爲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爲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尙。不能不過剛而喜鬪。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爲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爲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爲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爲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驩然無與爲異。吾嘗困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爲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參採賓佐屬詠之什。而勝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爲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爲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爲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德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於堂皇之上。則左薄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興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塵事。爲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麤之間。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間。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麤之間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

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尙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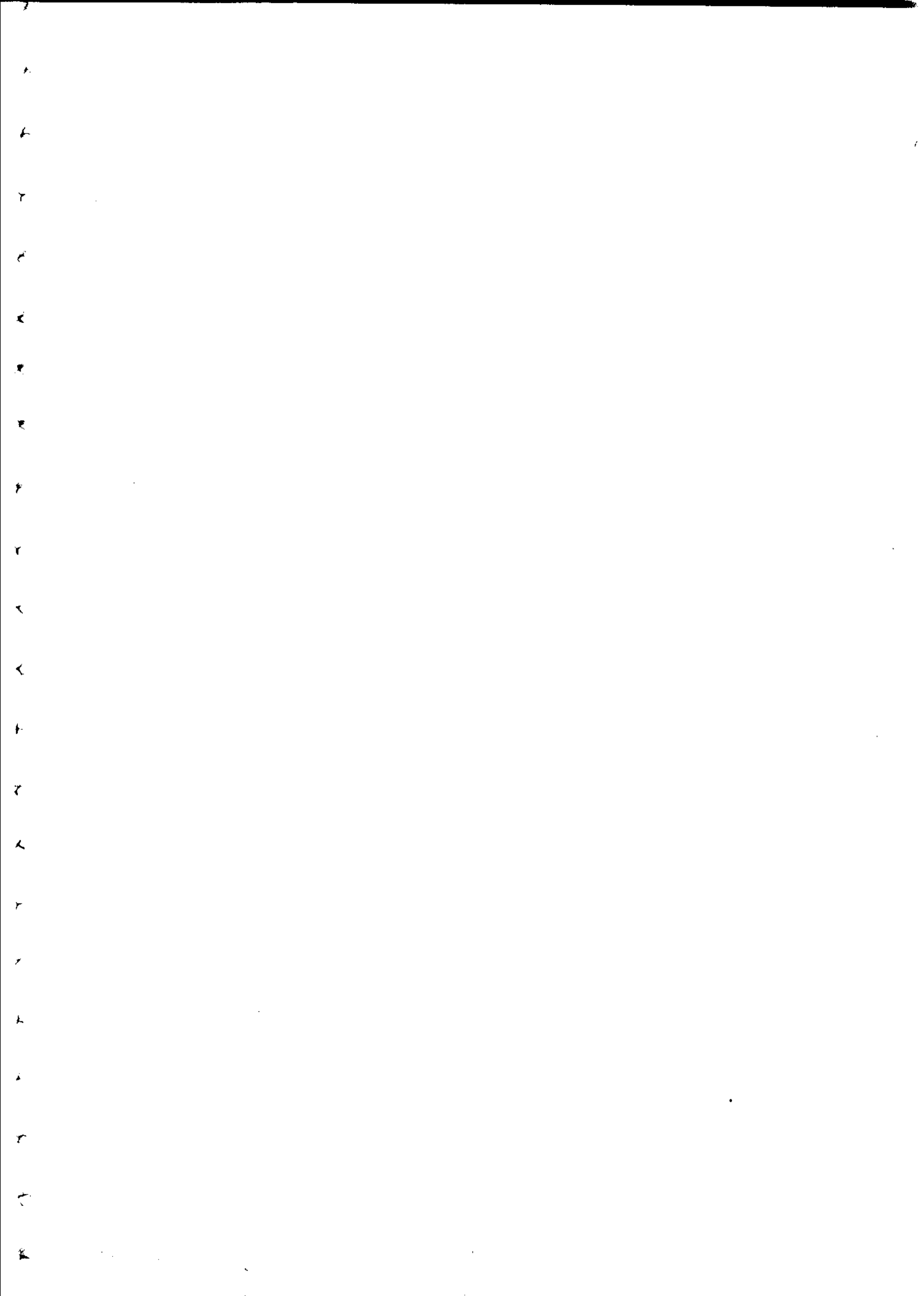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

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此。獨幸嘗竊其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閒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絃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旣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歷。曰暨歷。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歎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旣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閒。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

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閒。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歐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願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墮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爲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侷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朱子文集卷之十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旣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真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絃誦輟響。則亦旣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修。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排除之須。無一不備。旣又爲之召墾田。立儼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顧歎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卹。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旣無事而非學。於是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

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管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辨一邑。固嘗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閒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措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

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歸樂堂記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蹉蹉軒冕印黻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於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絃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願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概。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徒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

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任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游於堂上。尙能爲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盈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庵。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振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勝之曰南澗。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齧齶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腳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豹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

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窗，可坐可臥，以息游者。外植叢筳，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庵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蒨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寘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卽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疇卽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翬，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隕皆峻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且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痞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

成坎大如栝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嵒峩。古木彌覆。藤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壩峯下。石崖隙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最屬。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櫻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貨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鍊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卽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需器用。衣巾皆溼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藤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廢畢。卽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願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庵。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

翁之徒也。往往酒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妻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滿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明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髣髴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盛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棫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

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巖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於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瘠堙鬱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於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真。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於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真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眈眈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教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

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元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璧。旣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旣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旣修矣。然尙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數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執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默。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聘。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埽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情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於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旣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

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與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詔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與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礱石刻之。實諸郡學講堂之上。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願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識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激

次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則又何足道哉。願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於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爲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旣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廚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惟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實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

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蘊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既開之以古人數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又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篋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瓚，十二邑之長，陳君犴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

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卽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情不恭。不能奉承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尙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莅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庑。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卽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歎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旣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

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敕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鄙始因舊址。列屋數間。勝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易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歷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眞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義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

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願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喜。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願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余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視貸籍無侖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

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嘗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筭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閒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櫃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

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者，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讀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江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

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真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擧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實。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枝。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糲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

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清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19958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

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徧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徧天下。而游其閒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新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欲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麤。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敘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

諫行乎哉。今而後聞斬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

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韻賦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鬻。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父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財政和時。以公事行鄉黨閒。閒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即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閒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爲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爲止於此而已哉。君歿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既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爲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閒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既望。新安朱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

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冬晦翁書。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閒。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閒。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倦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涸。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旣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

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肆。節概之高。一時之閒。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尙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閒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於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駟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仲晦朱熹書。

楚辭集註序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曉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繼絕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惟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淚挾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

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麤加臚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佛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其

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飄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羅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羅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

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塾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閒。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無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閒。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

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間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渙忽。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尙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

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卽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臧。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願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節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亦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襲。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余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旣狀之。而故端明殿

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言慷慨。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疆。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通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屬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書外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爲可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除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書。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

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列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理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前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

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歿。其弟定叟。哀其故稿。得四巨篇。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慨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屬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較。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惟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稿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有以識其端云。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十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淆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狃於晏安無事。而不爲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於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讐恥。爲己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士。祇承德意。始復相

與刮摩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章布芻蕘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衆多。且適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強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溺於無事之時。其爲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闢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善良懷其惠。而姦盜懼其威。退而閒處。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尙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歎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槩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爲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爲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

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送黃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游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游日已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

之聲相聞。其閒闊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繁繁。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皆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爲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閒而爲一日之別。未嘗不勤勤然相嚮慕。以別爲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爲學未足以克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游。觀其穎利明達。沈酣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爲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爲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爲士者哉。願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予之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睽離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然於懷也。則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

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閒。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之。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論孟集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踏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閒。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

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願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朱子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諭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游。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旣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

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榜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

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旣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深之。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旣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矣。曰。然則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

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自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不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爲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滄洲精舍諭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章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揆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腳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

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衆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渺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攷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德。而

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不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罔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弗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

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

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尙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考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人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互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襄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馮。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辨矣。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屬變其

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之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遂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於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記論性答藁後此篇雜出問答書中今以附此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癸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尙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賅。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賅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末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變。一作息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爲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爲本。以仁配義。則義爲質。乃無病爾。此藁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壬辰仲秋日。

書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揚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旣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於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不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卽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卻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理義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卽知其非經外之文。卻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

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義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卽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卽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常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尙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

賢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代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有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搏。種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閒。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聰。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以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用矣。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

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尙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制子三道見文集文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尊居卑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間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

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尙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
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
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
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
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
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
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
於上達。所繫尤大。又講學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
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奪甫
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數。奪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
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
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
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
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
請遂矣。然祖宗以來。竝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

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

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字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敕臣察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敕才了卻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敕了卻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麪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譴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嘗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揆輩衛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

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頤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陳議臺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繫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間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句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憲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知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事。皆謂得人。實爲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

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得常。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句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雍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卽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

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敍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敍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欺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夏曰。朱光庭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更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

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匆匆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瞻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朱子文集卷之十三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恃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麤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

其至末至麤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豫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性之動處爲言。而情在其中也。物至而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地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如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閒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

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於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

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常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魍魎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

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及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其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

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賅。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

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子氏經義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

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麤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鑿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願乃挾其窺覘想像之髣髴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願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摺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編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纔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

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耳。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日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楛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訖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倡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途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王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

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矣。然則今日欲揅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大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爲額。更斟酌之。又損大學解額。舍選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其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

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俸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

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駭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常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爲一科。通禮新義爲一科。兵法刑統敕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年分。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

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輕相祖述。慢侮聖言。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取。今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於第一行內。一般擊說。將來答議。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旣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

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旣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剗經文。巧爲餽釘。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旣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尙仍故態。卻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剗。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尙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

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證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常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鷹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寢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著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謬濫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

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暨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趙堦親迎禮大略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堦之室。及期具饌。設倚卓。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箸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壻盛服主人醮子之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於次女尊長父母醮子之禮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宅裏去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中門至於廳事壻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登車下簾壻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壻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後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於闔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婦拜壻答拜壻爲婦舉蒙頭訖揖婦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壻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殺壻揖婦同祭殺食畢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徹饌。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涼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籩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筍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尊代加勺幕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中東爵四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日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

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卽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燿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

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舉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爲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據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惟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撰造。增加誣僞。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裏。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爲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語見賁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卽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楊公之婿。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復爲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余之謬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猶居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爲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

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奧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閑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於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很復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惟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言謨既久，漸漸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歲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

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尙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真莫己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很悞。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

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以闕於審量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麤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麤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麤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臥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謨之所敍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辨於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爲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

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爲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舛謬，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惟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爲大。了翁之言，蓋亦疏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饋鶉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糺戾煩碎，而不卽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旣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道，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旣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聘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惟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

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旣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惟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惟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常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鄒道卿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韓璠談錄，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梟鷲一義，以爲實奢汰之原，此爲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鉤之罪。對放飯流噉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朱子文集卷之十四

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像贊

亡友荊州牧張侯敬夫畫像。新安朱熹爲之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伛伛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下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像。於可庵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爲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像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

聞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尙少。載著車中。後漢書曰。陳實字仲弓。潁川許人。嘗爲聞喜令。遷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後以黨人。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實曰。我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弔者。而實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實故。多所全宥。實居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範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夏方正。對策黜刺貴倖。衆莫忌之。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棄官而歸。閉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實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實高名並著。而弟謏字季方。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紀子羣字長文。爲魏司空。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荀淑有八子。餘。緄。靖。濤。注。爽。蕭。敷。居西臺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野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玄行先生。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卽棄官去。後坐黨網。隱遁十餘年。養車用事。拜徵司空。爽以卓忍暴。終危社稷。多舉才略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病終。後允乃竟誅卓。緄子或。字文若。少時父以長編。爲整

宦者唐衡女。後從曹操。操以爲謀主。比之子房。及操將受九錫。或諫止之。遂爲所害。或亦作都。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運敵廬。因得相其役事。既又爲之本原。事迹畫著屏上。并爲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汗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暨全邦。烟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優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願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幃柴車。策紀前衛。杖謀後趙。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願謂汝靖。往應於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其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髭髯兩穉。亦真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敢憚濡跡。餐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爲先。郁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嘆。崇臺回極。於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竟考毋忘。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銘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汗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爲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繇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寫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

唐□□元爲予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於終。操有要。保無窮。

箴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如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散。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題跋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列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敎。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

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敍，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二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願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

以爲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歎。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言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時討論。以爲一家一國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心。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板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曰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尙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並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

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進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己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願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閱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盡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說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歷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跋陳了翁與兄書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嘗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常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爲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

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懇。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二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於後云。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惟堯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於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貽久遠。聞以視熹。熹竊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真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閻阜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遜翁書。

跋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能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真僞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爲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閒。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順

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游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此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舛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實與中。迎登離門。讀而張之。卽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賽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

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偽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遷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微夏無。且記留侯微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旣曰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爲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闊。論議雄偉。不爲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屢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髣髴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宜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致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

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尙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魯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頰者云。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通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困，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

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願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尙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獨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棗結。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

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禘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吳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吳天上帝。以禘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禘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禘順以下。禘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禘。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高舍謹書。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文獻語。竊有感焉。謹識於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像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插釣魚竿。肯

似林閒翮。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疏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樾。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閒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屬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爲之摩娑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予道之。俾書之册。此予未久而遺。則亦爲好事者褻去矣。因覽兩峯趙叟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最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尙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蓋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開道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豎丞集

余頃使瀾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爲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聞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聞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唯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旣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疇昔所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尙有取也。三月丁丑旣望。新安朱熹。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童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壘壘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頃倒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

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別詩。有小几清香慰離別。極知了了萬緣輕之。句子妖或惡其語之不祥者。先生笑曰。此何足諱。然亦爲汝更之。因別定爲愁絕字。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閒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妖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盡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爲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於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受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懿。知所歧慕。而又視熹之慵惰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先生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二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絃互相催。不見理琴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

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派。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卻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五月二十二日。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攜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腳版耶。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篔簹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閒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

歲晚無消息。重歎篔簹壁上詩。晦翁。

跋胡五峰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時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峨豸角冠。劉共父自祕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敘其本末。而書之於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閒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旣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因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

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年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願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於雲谷之晦庵云。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是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媿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閒。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月忘。又已如此。可勝歎哉。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原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

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籟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徧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一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不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庵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敘枉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舐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閒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君之謂與。熹不及從公游。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示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

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於臨漳郡齋。

19956

朱子文集卷之十五

祭文

祭黃尚書文

大道既隱。淳風日弊。氣鍾於人。鮮克全粹。習而益遠。輕肆苟儉。言如可重。考行則差。竊歎我公。受材特異。不假修爲。默與道契。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賓於王庭。昌言大對。庸弗順隨。久斥於外。晚歸獻納。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萬鈞。閭閻省曹。侃侃禁隨。權倖顧之心。摧氣奪。孝慈擲。未返北征。引經抗疏。罷宴請行。帝嘉其忠。衆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茲復告歸。祖帳東門。觀者歎歎。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士夫高仰。遠邇承式。帝曰懷哉。舊學之賢。乃詢乃訪。加璧以先。公拜曰。都此帝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雖高。不杖不扶。謂當復起。駟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告。疏有遺忠。當寧震悼。嗚呼哀哉。熹以晚學。獲游公門。望公容貌。鄙寬薄敦。惟其躁輕。弗克持久。公不鄙焉。撫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已病。志氣則彊。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諄悉。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縈。寫哀陳辭。漬醪走醑。想像德容。恍若瞻對。願惟煇情。不克其躬。永言疇昔。以此負公。

祭張敬夫殿撰文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橘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於南。我遞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晝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獄。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聖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而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歔。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計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膺。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弊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尙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胞志同而心契。或面

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婦所共知。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緣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達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維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廢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閒。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有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醉也。惟兄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遺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麟鳳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飲然而未

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闔廓，既海納而川淳，豈激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宜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所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勇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尙左圖而右書。閒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摠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游，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蓋今命駕以來游。欣此旨之可懷，懷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閒，尙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尙饗。

祭籍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於家，行著於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簞我瓢，我糲我糠。或漁於溪，或圃於岡。水鯉鮮腴，藥穎豐長。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逍遙相羊。我心悠悠，歲月於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降命書。

乃賜冠裳。乃命典教於梓於桑。學徒莘莘。儼立成行。警效未聞。眉睫不揚。式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於今靡忘。中祕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潔。有不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無敢。豈面而朋。所趣同轍。橫息之言。屬以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兆使藏。卜鄰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餽。我壯而頑。學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之薰。草堂晝寂。方侍公言。遽問公疾。公啓手足。我不及知。遣使饋藥。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則已無及。袒跣而入。哭於寢門。淵冰之戒。竟莫得聞。嗚呼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頽。草堂冥漠。幸公獨存。爛若星辰。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誰則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祉。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公實奚憾。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尙饗。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猶歎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振衣。發其昏蔽。侯伯聞風。擁篲以迎。

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絃。先生得之。旣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熹也小生。叩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其源派。闔闔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聞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縣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歿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贊。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祭魏元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控遠。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其中歲。考古驗今。訂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之賢。若獲於己。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遣其歸。歸來考槃。於澗於陸。悽悽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惕。尋復詔追。誰謂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慶。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願託警勵。琅琅其音。訶佛誕巫。考禮正俗。奉承厥德。

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祇以爲累。日月有時。濱縣束芻。長慟寢門。愧恨如何。恭惟神靈。尙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萋萋在門。往事厥宮。復而不朽。君子之終。嗚呼哀哉。尙鑒。

祭汪尙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於近故端明殿學士尙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溥。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實天脫其羈。帶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儻吾及。曾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汨東國而西蜀。互萬里而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神聖之訪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卽進陪於廟謀。何價媚之殺夫。獻功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姦而聖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爲乎茲列。事隱屏而就閒。弭長驚之遐轍。粵退司於閒館。遂適反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歎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爲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愁遺。忽堂堂而逝去。與殄瘁之悲詩。熹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適聞於訃告。慙失聲而永號。

巾素車以卽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踽踽而涼涼。孰有如予心之鬱陶。踴陳詞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祭劉共父樞密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表弟宣教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朱熹。敢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之靈。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耄期耄之壽。胡位公之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弗諱。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綱繆。訐諛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於南。勦頑踣凶。婉孌赤子。撫摩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憚恩漸。適瘡於堂。遽哭於苦。恩詔起之。有竦其瞻。公臥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顯其效。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略旣張。惠術四施。曾是流萃。化爲充肥。帝嘉乃勳。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姿鸞鵠。我性鷹鷂。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爲。論議慷慨。實始斯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難。并以諉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

闌干。還坐以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衆咸謂公。當訖外庸。入贊皇極。下釐庶工。登賢屏姦。復境攘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天胡難諶。而止於此。羣邪交慶。衆正心死。矧予之衰。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酌公堂兮。私情公義。兩但傷兮。神靈不昧。尙克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哉。尙鑒。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謹遣男埜。門人林允中。略具酒殽之奠。敬奉熹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章某。告於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秋。公病欲絕。自力爲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儲恥未雪。冢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教之。它靡願謁。字畫方嚴。詞氣凜冽。是豈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膺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折。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仰奇節。生旣人英。死當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閱閱。紀德銘功。查付時哲。公命不亂。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略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敘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摧咽。願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副人。講貫劇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爲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尙其不厭。習久而悅。盡培童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孺。悉藉提挈。卒大公門。緩此憂懣。山瓢往酌。野蔌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清血。嗚呼哀哉。尙鑒。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游。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以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違。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爲人。信所謂喧嘩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鷗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曉曉嶽嶽。明主所爲虛心而嘉歎。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爲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爲感嗟而氣索。

偉哉自明之爲人。嗚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指之鄭陳之間。而無作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嗚呼真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遽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粵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惻款。實千載以爲期。書適往而訃來。嗷然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盆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賜陳情於一醉。詞與淚而俱揚。嗚呼真哉。尙鑒。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嚙道。英材景從。逮罹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道誠篤。請操篋簞。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遭難而發。身沒言存。孰嗣其烈。侃侃辰州。受業於門。舉幡報德。亦取斥奔。抱負勇施。退講於家。兄克承之。以振厥華。惟兄天資。高明峻潔。幹父承師。允蹈遐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絀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於湘土。茲適問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時。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既歸而病。函以書來。千萬永訣。嗚呼痛哉。惟兄之明。原始反終。罔怛於化。以病其公。上念母慈。下歎德學。遠忠極慮。語簡情慤。兄子謂予。盍銘諸幽。外期永世。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畏。惟其不能。辭則靡愧。嗚呼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羅列豆觴。語笑溫溫。今我來斯。莫此空尊。長號大慟。兄臥不聞。嗚呼痛哉。

祭劉參議文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贖顯仕。騰揚中外。三十餘年。吳蜀之鄉。自尉而令。康新之郡。由貳而專。白首

斑衣內既。權於榮養。朱轡皂蓋。外益謹於承宣。旋登王畿。出參幕府。人謂低徊而不偶。公獨遙逝而壽然。方將告休天朝。言歸故里。棲神乎香火之社。玩意乎詩史之編。何一疾之弗瘳。遽百年之難料。悵輜車之既駕。倏丹旆以孤翩。行路酸辛。知名悼恨。而況邦人與邑子。孰不齋咨而涕漣。嗚呼哀哉。熹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知憐。登高寫懷。每繳紛而近後。探囊搜祕。或擊擢以爭先。以至發廩勸公。築倉移粟。既同憂而共喜。如合病以齊痊。惟此好之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而一慟。聊永訣乎終天。

祭柯國材文

維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旦。新安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於近故柯君國材老丈之靈。俗弊道衰。士鮮知學。束書不觀。游談燕樂。有不其然。剽掠爲工。乘時射利。莫反其躬。孰能知君苦心。刻意探討之勤。白首不置。弗榮於祿。弗媚於時。自信之篤。死生莫移。余少之時。試吏君里。實始識君。敬慕興起。致君序室。以表後生。弦誦洋洋。德義振聲。闕焉□□。反復講評。匪同而和。肺腑以傾。自茲一別。遂隔死生。何遽至此。□□□□。惟君之德。剛毅近仁。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居今行古。勇莫能奪。行行之名。不肖所懼。哀哉已矣。無復斯人。緘辭千里。寄此酸辛。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姚式文

嗚呼。簪纓之鏘然。惟子之粲然。聲利之囂然。惟子之澹然。貌甚癯兮。病已纏。不復興兮。歸其全。我之來兮。閱子賢。一臂交兮。失九泉。念官曹兮。若蟬聯。涕子零兮。具此筵。

祭吳晦叔文

惟君學造深微。行履繩約。交朋友盡切憇之義。處兄弟竭怡怡之歡。脫屣勢榮。玩心道要。方日新而未已。遽用逝而不留。熹久辱游從。多蒙規益。睽離雖久。書疏鼎來。忽聞不淑之音。實隕無從之涕。屬纏莽慘。遠寓奠觴。莫獲長言。以詠潛德。臨風一慟。永訣終天。

又祭黃尙書文

己亥之春。拜公牀下。嘗辱面命。先德是銘。自惟晚生。弗克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永歸。官守拘牽。莫遑弔哭。寓觴一奠。無所復辭。於是彊顏。勉爲敘次。卑鄙進越。旣懼且慙。今奉以來。昧冒陳薦。永惟疇昔。慨想音容。德盛禮恭。不以病懈。任重道遠。何愧昔人。今茲之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榛蕪。卒無以稱。公靈不昧。尙鑒厥衷。

祭詹淑人文

熹來會公葬。問舍修容。乃聞夫人。遽亦薨逝。其爲駭愕。良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賓敬齊莊。化被閨門。怡愉肅穆。胡不眉壽。以永德聲。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敬想淑靈。諒垂歆鑒。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於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之亡。兄靡郡絨。病弗及療。歛弗克臨。歸來撫棺。一

慟永訣。今茲寇宓。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尙其歆享。嗚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於近故休齋先生。沖佑參議陳公之靈。熹少日游宦。獲從公游於泉漳之間。蒙公愛予。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歲之冬。復得見公。相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爲我置酒。談經論義。篇什閒作。亶亶不休。相與追游連華。九日涼峯。鳳凰雲臺之間。晝則聯車。夜則對榻。視公起居食飲。叫呼談噱。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搢袂分攜。遽然出涕。而有此會。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賦詞千里。寄此一奠。尙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尙饗。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謹以香茶及贖幣一匹。奠於故友許君順之之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游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遠予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爲遠。其後別去二十餘年。中間相見。不過一再。前歲雲臺一別。恩恩未及。究其所欲言。不意君之遽至此也。聞訃慘怛。寓此一哀。君其有靈。尙克鑒此。尙饗。

祭劉平父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齟蘭茁其芽。誦書琅然。意氣英發。見者驚嗟。謂卽聞達。逮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幕府。再直省員。世路威夷。恥復自眩。婆娑林丘。始適於願。疏泉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連延。澗壑青蒼。穠春素秋。風朝月夕。把酒哦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爲君屈。君獨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籃輿。翩然獨往。行樂餘功。燕及里閭。枵腹夏飽。妻兒夜呱。校考書勞。豈慚肉食。胡不百年。享此休逸。一病遽革。百藥莫瘳。神理杳冥。孰訊厥由。親友駿奔。行道灑涕。矧我於君。情實昆弟。蓋自卜居。餘四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煙。惟我與君。俱不諧偶。陞伏窮山。別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婚姻。逮茲晚歲。情義益親。方從君游。遽問君疾。代君發棠。君語諄悉。何意一朝。隻影踳踳。扶疾哭君。幾不自還。一奠寢門。醴單饌薄。惟此哀誠。庶通冥漠。嗚呼哀哉。

祭陳福公文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比立豪英。曰文曰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而名。繫名之至。□□□□。亦弗自知。惟誠惟一。衆善畢隨。士於見聞。以多爲富。公無不窺。不以博著。士於詞章。以麗爲精。公無不能。弗以文稱。匪清匪濁。不夷不惠。和不至流。廉不至削。論無苟異。亦無必同。溫溫其毅。坦坦其恭。執法於中。不專爲直。大姦旣除。國論斯一。承流於外。不一於寬。苛峻不作。閭里自安。中坐廟堂。宏綱是總。主德旣修。民聽不聳。從容一言。披佞移寵。帝納其忠。人服其勇。曉而告休。視冕

遺神安車駟馬歸臥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垣屋雖卑德義日尊羣行象融尙不勝記公亦何心有如此全美惟其不有道則彌光兩宮之眷四海之望謂當百年再登承弼卒惠我民永綏王國云胡不淑奄忽長終臨絕之言不忘教忠嗚呼哀哉我從公游出入三紀晚途聞關遂託知己千里訃至一觴薦誠想公如在灑淚同傾嗚呼哀哉

祭詹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位朱熹謹致奠於近故經略閣學侍郎詹公之靈嗚呼世之學者衆矣其所以爲學者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間求其篤志力行以期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得於天稟孜孜問學樂善不倦其尊聞行知之效見於日用之間者在家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中和而行之以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者矣晚登從班出鎮南服急於救弊以綏其民故不暇計百全之利而其害有出於意慮之外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請而亟還之則既有以知公之無罪矣衆亦咸謂商度財利鈎校米鹽本非所以煩儒學老成之士莫不冀公之復起而有以卒究其所學之蘊也不謂歸未及門而遽以病告稅駕未幾而遂至於不起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於無窮也熹辱知惟舊蒙念亦深聞訃踰年一奠莫致其爲愧負蓋不勝言絃詞寓哀尙祈鑒享嗚呼哀哉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途。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惟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惟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是以其躬行之效。內則孝友著於家庭。外則仁義信於朋友。以至於州閭鄉黨。莫不高其峻潔。畏其嚴正。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士大夫。知之者比肩。顧未有能引而致之要路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人。而遂奄然以沒於地也。嗚呼哀哉。熹慙不肖。辱知最深。申以婚姻。情義愈篤。因風聞訃。悲不自勝。酌此一觴。千古永訣。嗚呼哀哉。尙饗。

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月□□朔二十六日□□。具位朱熹。謹致祭於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靈。嗚呼。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閒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惟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游。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沒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深。然而解決江磯。忽焉十載。屢卜再會。卒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尙幸楊兄昔

同游好。屬其一醉。足寄此心。嗚呼子澄。其尙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尙鑒。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日庚辰。具位朱熹。謹致奠於近故太平顯謨左司使君。契丈潘公之靈。嘗謂論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惟公文學之華。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及其典州郡。殿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持重。所以惠柔良。而懲姦暴者。又卓然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爰及晚歲。稱疾臥家。懇避詔除。引義慷慨。是其見幾之明。守道之固。應變從容。不可回撓。又足以關讒慝之口。而奪之氣。嗚呼。是亦可謂志力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歉於爲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朝。卒究所施。以慰士論。何其奄忽。遽卽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悼。況熹不敏。辱知最深。書疏相尋。問遺勸勉。勤懇之至。久而不忘。聞訃失聲。涕實心折。願以衰病。復窘王程。逮此踰年。始克布奠。鄉風引首。悲恨來并。惟公不忘。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於近故劉君子禮。六十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兄游。於今五十年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彊。色莊言厲。論議英發。滾滾不窮。而臨事應變。從容裁處。不動聲氣。目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邁闊達。老大多材。真有聘君先生之遺風。意其必當出應時須。以世前列。豈謂中歲。

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少肆餘力。誅草淮鄉。數年之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不聞成疏。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翩然南歸。憩止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游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臥。易簧之日。神宇泰然。偏告親朋。千萬永訣。不鄙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赴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己。嗚呼痛哉。以兄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昏憊支離。未能亟往。拊棺大慟。以罄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踰旬。走使緘詞。遠寄一醉。忽焉精爽。如在目前。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酌於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游。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間。謂予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願謝不能。其後聞公開鑿亭沼。帶經倚杖。日游其間。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犇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舊游。顧步涕落。未奠宿草。姑卽遺祠。玉色金聲。恍如對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靈陟降。千古如存。曰有遺丘。乃寄茲土。熹夙深宗墓。亦誤知憐。茲幸分符。獲參守奉。瞻言螭首。饋奠莫親。寓此一觴。諒蒙昭鑒。

祭南軒墓文

惟公閑達之資。聞道最蚤。發揮事業。達於家邦。中歲閒居。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我時自閩。亦云戾止。更互切磨。羣疑乃亡。厥今幾何。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何意重來。獨撫陳迹。塵筵髣髴。拱木荒涼。錄牒散亡。音徽莫紹。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切於中。有涕橫落。欲推公志。據舊圖新。衆允未孚。惟以自愧。一觴往酌。并寄此情。公乎不忘。起聽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從孫具位熹。敢昭告於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閣府君。故五十六叔祖母。恭人王氏之墓。惟昔鼻祖。德潛弗升。施及後人。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哭朔庭。白首來歸。無所汗涅。而熹先子。亦翔天朝。適以此時。遭讒去國。死生契闊。遂以終天。今四十年。熹復來此。無所肖似。寵秩橫加。能薄幸多。仰愧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弟榮然。亦霑祿仕。瞻望封闕。來拜公祠。惟公不亡。歆此誠意。尙饗。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拜叔父於雷之川。粵旣南歸。遂不復見。及拜叔母於帝之鄉。告違未幾。卽以訃告。今復來此。雙冢蕪然。微弟之賢。孰襄此事。旣被先澤。行矣官榮。尙與後人無忘。嗣慶一觴所酌。林長草豐。尊靈不亡。歆此誠意。尙饗。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不忘。進乘樞機。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明。計定一時。功垂萬世。夫何不幸。乃困煩言。適此退閒。忽聞遠役。衝風冒雪。千里於征。行未及休。病遽不起。赴車所暨。痛憤惟均。白叟黃童。與言出涕。矧予衰鄙。素辱知憐。推挽彌縫。期於國定。何悟反覆。接踵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邁。臨風一慟。雞絮是將。精爽如存。尙識茲意。嗚呼哀哉。尙饗。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於內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旣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閒。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爲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會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哀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莫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至此。緘詞往酌。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尙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男某。奉酒茗之奠。告於亡友穀城隱君子厚黃。廿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夜諷同聲。朝嬉競逐。尋各壯長。居又卜鄰。講藝論文。笑語日

親兄才甚高。俯睨一世。顧獨謂余許以並轡。迨其中閒。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顏衰髮蒼。我行既艱。歸以病廢。兄老一丘。亦困羣吠。念昔兄言。凡茲並游。惟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有徵。謂可長保。此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茲今。兄去而先。遺是一老。顧影子然。欲往哭兄。炙雞絮酒。足曳弗前。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存則長。流傳滿世。偉畫名章。兄學有徒。頗勤收拾。庶幾成編。追配騷什。惟其清苦。絕去羶葷。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論有疑。亦埃兄決。今則已矣。夫琴破絃絕。嗚呼哀哉。尙饗。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歸旅之觀。遠自春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於柩前。嗚呼哀哉。尙饗。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兄季通。輜車祖載。將就窆窆。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埜。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方伯謨文

嗚呼痛哉。久此臥病。聞君之訃。不能往哭。東望涕零。又以悲悼之深。未暇爲文。以侑此奠。惟君之行。未能甚遠。英靈炳然。當識此意。嗚呼痛哉。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62
64
66
68
70
72
74
76
78
80
82
84
86
88
90
92
94
96
98
100

朱子文集卷之十六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諡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宗時。遂聞國政。蓋始築草堂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靖康之難。實以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若成人。事太夫人。受教飭備。一舉動惟恐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閒。遇父友。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

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既乃定居於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連日。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初朝廷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懋。性剛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閒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他人爲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兵擒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迺承之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鞠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以畀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匄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閒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自傅君至。吾始知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幾變。公調護其閒甚力。且爲移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羣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傅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挾重貲來奉公。公亦竟不愛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忽告有盜入境。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爲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竟捕置於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

來之意。則曰。和日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罪。而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漳公帑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權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於使者。事竟寢。有賈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於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爲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卽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民。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公。曰。某爲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爲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爲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爲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流。廷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爲樂。而郡以大治。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爲己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籍得爲郎。況公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願公太剛耳。盍亦思少自貶乎。公默諭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閨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使郡歸養。秦丞相以

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爲有願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與州而僅得請陽軍是以歸然公亦既朝辭而行有日矣會州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杓誹謗且有及丞相語臺諫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杓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屈惑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卽不復窮竟然猶慮不免爲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尉然其計旣上其事又爲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杓已坐譴奏上不過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泳刑部韓仲通實主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泳被逐仲通恐禍及己乃以體究事劾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遂罷公郡事公在部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僮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卽卻酒肉屏媵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毫軒冕意特一念親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省知公前書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寢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

宅。又力薦於上。具白公前被枉狀。除知漳州。又爲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爲吏部尙書。雅知公之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無一字不實也。陸辭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泉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卽連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強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前治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輿以來。闔郡之民。垂髻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遯。公條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決。公明其誣。且判曰。銀常羽化。旣慙長者之風。金或悞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佛燃燈以禱。旣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贖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汙吾親。皆卻弗受。而父老奔走闕下。以公治狀白於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於籍。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夫人小有疾。則憂形於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於神。明日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迺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爲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

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愕。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素號劇繁，侍右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旣入，卽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詣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懼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於朝，願竭力外官。上喜其意，險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陛辭，玉音褒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贓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卽奏治道去太甚，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爲空，而州縣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然有朝夕憂。公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說，大抵皆以爲官不鬻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於民，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倚法幸免，而貧弱願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而奏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獨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爲之撙節用度，一毫不妄取予。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那錢俸之和糴，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率以愛民爲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輒不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略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關守，公以郡屢易將，帑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於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卽除知府事。建寧常孔道，部使者

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尙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閒相知耳。歲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爲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有姦。命鞠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臯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爲專知所悖。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贖臯。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立命械治。獲其流臯。將論決。袒其背。則有涅文。爲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箴者。雜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於鄉者。前太守屢欲治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閒。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於朝。獨租十餘萬斛。旣去。累年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年齋閣迎新供帳。獨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每以語人。蓋公平生莅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爲可。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覲。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爲郎。復嘗

遇於客次。覲詫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遷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都閣門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覲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覲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肯行。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閒上章丐閒，不允。得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爲剖決，所至決遣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剔愆違，繩治姦墨，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爲民所訟，公素不輕案吏，先面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其人卽論公前使閩時，推行鹽筴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父老捧薰鑪以迎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今稱思之。然公益自知，果不爲世俗所容，乃復求爲祠官，得主管武夷山沖佑觀，秩滿復除知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泉守爲舉，則又以沖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爲。中間乘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公之才，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閒益無事，惟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倡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以流落不偶，幾微見言而也。前居夷

哀毀得脾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臥內與訣。既而劇談談笑。歌呼如常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卒。今贈安人。子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教郎。新知福州閩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迪功郎。新漳州龍溪縣尉。伯拱。業進士。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李謙。次適進士李申之。繼室。與其季俱早卒。次適進士黃知白。孫男五人。允業。進士。育良。尙幼。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尙幼。公於書無不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間。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閒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吳公棫。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日從之游。相與博約。往復不倦。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於世。謫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釋久之。紙爲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略成誦也。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以白宰相。未及。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往見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夫今日之罷爲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半乎。李公起握手曰。公晦爲不亡矣。金寇淮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略。因策金有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金人完顏亮果爲帳下所殺。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何其策之明。

也曾覲自福州召還。公上書丞相陳福公。爲言覲入必留。必爲善人正論之害。其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旣長。益從當世先達游。又日求其所未至。刮磨澆澆。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鍵謹嚴。波瀾浩漾。而語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及尙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公藻。中書舍人張公曠。尙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旣入等。而黜於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爲三十有二卷。藏於家。今伯壽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田豐里之雲臺山。以烹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永久。烹竊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復過人遠甚。蓋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早年未能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辟咎得凶。遂以中廢。然當時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於朝。自公無辜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子亦旣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殊無他端。乃復重以前事。橫遭口語。乍起乍仆。以沒其身。旣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故旣歷敘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垂永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公諱博文。字宗約。一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人。

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鄧氏。

祖畸。朝請郎。右文殿修撰。妣宜人張氏。宜人陳氏。

父彥溫。右從事郎。知建州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妣太孺人鄧氏。太孺人黃氏。

羅氏世爲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爲沙縣尉以卒者。子孫因家焉。至五世孫覺。始舉進士中其科。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又再世而得公。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有聞於時。然位卑數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識者恨之。蓋公幼有異質。生歲始周。家人示以辟盤。公一無所顧。獨扶服前。取書之論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爲文以記其事。且曰。是兒當復以文學大吾門。且復聞道而不爲章句之習也。十餘歲。遭甌寧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又皆必誠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補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戶參軍。治倉庾。謹出納。盡去宿弊。後皆可法。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爲嶺徼。以西一都會。民物繁夥。常時幕府已不勝事。至公爲當路所知。事待公決者尤多。公裁處從容。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事無不各得其理者。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悟意竄斥。係踵南來。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廩奉。則鬻衣以濟其乏。用薦者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轉宣教郎。始至歲歉。公度民且饑。則先事爲備。多所儲積。及饑發廩賑贍。事無鉅細。必躬臨之。不以勤勞爲憚。其至誠惻怛。雖壹主於惠愛。無所計惜。而措

置纖密。辨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邑人既賴以全。而公又請推其餘。以及旁縣。縣故多盜。公飭巡徼。設方略。得渠帥數人。真諸法。而境內帖然。在官餘九月。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請以爲幹辦公事。用上嗣位厚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得數千人以歸。和羅建康以實軍。又以公與其事。未幾得穀亦巨萬計。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公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玉山汪公。制置全蜀。奉辟公參議官。以行軍府之政。必以咨焉。汪公既虛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殫盡。必歸於至當。而後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公之助爲多也。嘗銜命漢中。勞撫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萬。公不欲受。而難於辭卻。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鑄版。用之。略盡。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之。爲言汪公。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東方士大夫。游宦蜀土。貧不能歸。或不幸死。不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業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自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命下。而汪公亦召還。公復從。東至嘉州。宿留。與同舍會集笑語如常時。一日語人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恨也。遂就寢。酬酢從容。了不異平日。獨無一語及其私。俄而遂化。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蓋其年五十有三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橐中獨有書數十帙。餘金足以歸其喪而已。相與咨歎。以爲不可及。遂以柩歸。其年冬十有一月。葬於沙縣巖地。祖塋之傍。公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先公卒。子男二人。曰問。曰闢。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公資稟和粹。沈靜寡欲。其處己待人。一主於誠敬。平居怡愉。人莫

見其喜愠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可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經營周救。必盡其力。年未三十。卽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慾。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名山勝概。多所登歷。而於佛老子之學。亦往往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誠篤好之。而不知公之所至。與其所學。有不在是也。蓋嘗從張忠獻公。問行己之大方。張公爲手書所爲敬說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終身不懈。又從同郡李愿中先生游。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歎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閒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在桂州時。汪公蓋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爲。日就公語。且亟稱道其爲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員外郎劉公芾。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耕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游。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顧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哭之慟。爲寢疾不食者數日。此豈勢利之使然哉。抑公才志行業之美。固當有爲於世。而充養有素。神觀清明。人亦不謂其止於此也。嗚呼。其可謂不幸也已。熹嘗受學李先生之門。先生爲熹道公之爲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閎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游。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爲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數千里。書問歲亦一再至。所以勸勵從與者殊厚。日夜望公之還。幾得復相與講其舊學。而公乃以喪歸。熹旣痛公之不幸。不及大爲時用。又傷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焉。諸孤旣號哭受弔。則以公從弟頤所敍官閥梗概一通授熹。使狀次之。將以請銘於作者。熹誼不獲辭。旣趣以就事矣。惟

是從游之晚。於公之治行。有不盡知。大懼闕漏。放失。將無以備采擇爲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裁之。謹狀。乾道五年五月日。迪功郎。新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君諱翌。字晦叔。世爲建寧府建陽縣忠孝里人。曾祖惻。祖深。父從周。皆不仕。君早孤。踰冠游學衡山。師事五峯胡先生。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爲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爲吾事也。先生既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從子伯逢。門人張敬夫游。旣誦其所聞於先生者。而又上稽前古聖賢之言。中覽前世儒先之論。下引四方朋友之說。參伍辨訂。去短集長。其左右出入。雖不專主於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所傳爲宗也。其爲人忠信明決。通徹曉事。教撫諸弟。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賴其益。而樂親之。雖或不能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衡山葉公賢君爲人。妻以其女。君因教其子定。使知所趨。又見之敬夫。而俾受學焉。定以是爲修士。鄉黨稱之。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衆。亦無不往來從君。參決其所疑者。長沙故有嶽麓書院。國初時。郡人周式爲山長。教授數百人。後更變亂。院廢而山長罷。五峯方辭秦氏禮命時。嘗請爲之。不報。乾道初。帥守建安劉公珙始復立焉。猶虛山長不置。至是。轉運副使九江蕭侯之敏。始以禮聘君。請爲之。君曰。侯之意則美矣。然此先師之所不得爲者。豈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辭不能。蕭侯亦高其義。不强致也。時君方買田築室於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因取程夫子澄濁求清之語。榜之曰澄齋。日與賓客從容其閒。講道讀書。閒出詩篇。以詠歌其所志。

蓋愴然有以自樂。然不數月而病不起矣。淳熙四年八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君娶葉氏。生一男曰傅。纔六歲。一女亦尚幼。君既沒。葉夫人以君遺命。請於其父。使弟定與君之外弟游霖、游彰等。以九月三日。葬君衡山之東海橋之原。於是君之外弟游彬居故里。踰月而後聞君之喪。泣而言於熹曰。吳兄之終。彬獨以遠不得奔走其葬。今將狀兄之行。而請文於桂州張先生。以表於墓。願吾子之文之也。熹與晦叔有朋友之誼。不可以辭。乃論其行事始終大者如此。以備採擇。然敬夫致晦叔。學同師居同郡。其游久於熹。所以知之。必將有深於此者。請并列而具刻焉。淳熙年月日。朱熹謹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祖養父淳。皆不仕。先生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於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游。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公查質。范公冲。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社。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既而折公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疇爲遣

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
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於先生。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
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未足也。郡人程公元。以馴行稱。龔君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
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太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暨南嶽廟以歸。
居累年。閒嘗一爲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嚮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先生爲陳法義。請寬之。
而帥守顧不悅。先生於是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
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祕書省正字。人謂先生必不復
起。而先生一辭卽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爲怪。會次當奏事殿中。
而病不能朝。卽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議。皆謂敵
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
者雖或頗以爲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至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卽求去。諸公留之不得。
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
益衆。以故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葬於
建陽縣東田里。先生兩娶劉氏。皆白水先生之女弟。又娶嚴氏。子男一人。愾。蚤世。女一人。適進士詹炳。孫
男親仁。治進士業。先生質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愕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

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鈔取其要附以己說與他文章稿藏於家先生所與同志惟白水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游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嘗得供洒掃之役而其事先生爲最久先生葬時親仁尙幼不克銘乃今屬熹使狀其行將以請於當世之君子熹不敢辭謹件如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五年七月門人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縵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諱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游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聞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

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溪潭之上。徜徉而歸。會國師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義。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於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爲遣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君傲。護喪事。躬視棺斂。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賅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款心焉。閨門內外。爽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澹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

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誦之。而願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門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

19955

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盡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間。而備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游。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歿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方謀窳窳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其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朱子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董爲德興著姓。世有登儒科者。君之曾大父□。左朝奉郎。太醫令。大父林。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陸。始不仕。而亦以氣節聞。君生有英氣。務爲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縉雲君憂其過。名之曰執柔。而字以順之。曰。以是爲爾。韋絃之戒。君佩服惟謹。及更今名。而猶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韓溪程公。受春秋學。程公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左氏。及近世胡氏傳。時時爲說大義。稍以禮法開之。君自是寢若有省。痛自刻厲。雖益以風義自許。而不復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人賴之。嘗卜壽藏。旣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舉以昇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側。及其弟舟學。二君沒久。遇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曰。是固可勉。自是歲時祀饗。齋潔灌薦。跪起如法。比老不倦。旣絕意進取。漸屏家務。卽所居旁。雜藝花木蔬果。以自娛。客至開尊命酌。劇談終日。閒及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則雖老於朝市者。不逮也。淳熙十二年。天子奉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銖故。授迪功郎致仕。紹熙三年八月庚寅。以疾終。年

七十有六。蓋君爲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爲模稜含胡態。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出迺已。然已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待以橫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爲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謂其視疇昔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少有所遇合。以其才韻。頡一世。可量哉。娶周氏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鑑。女三人。嫁余梓、程徹、王中。皆周出也。而鎬、鑑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明年銖將葬君湖山之原。以周氏祔。且屬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允夫。狀君行如此。來請銘。予不及識君。而韓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內弟。允夫卽其子也。銖又來學。故聞君之行事爲詳。其可辭。始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故諸子多材。而鎬、銖皆舉進士。銖尤好學自立。庶能成君志者。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有求必予。義之方。能不試。老其鄉。嗚呼。歸哉。此其藏。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避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卽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

之業。常語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太守怒未已。遣幕府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旣行視歸。卽揭榜諭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旣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使之。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他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具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願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內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推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卽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異

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爲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據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聯爲讐敵者，君爲榜以諭之，卽斂手聽命。輸賦解讐，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尙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愛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彙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繇疏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

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游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閒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毗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刻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卽慨然以爲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尙幼。君爲文明白徑切。似其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敘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酬也。時若可俟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己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賜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實之法。而陰使人諭

意使並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昭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翁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尙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者今天子卽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祕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歸老於家父揆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郎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澇疫君以檄案行拯療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兄無閒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己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

憚也。歷陽張晉彥。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己。莫與通。求所以爲囊。饋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謁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乃解。後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游。亦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僚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致其家。蚤莫躬治粥藥。琦得不死。他所爲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橋年爲後。一女適修職郎王仲。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卽居之。旣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祔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伸。而不幸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盍識諸。吾且刻其墓上。子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爲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資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哉終身。靡有回邁。無曰斯丘。四尺之崇。忘私起懦。千載高風。

國鈞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揆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胄出遷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游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游。閒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

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衛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嚙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於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幾壓焉。則請於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他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閒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良齋。至是日處其閒。方將條理舊

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游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願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母。以僧巫俗禮。浼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李伯國。學進士。孝朋。尙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於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莅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願雖不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謂天嗇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隊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尙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差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子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子言而反求之旣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窆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瞶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若之。以峻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於耐於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得封其母。爲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間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爲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爲。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季高爲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

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搜輯舊聞以修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爲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斂爲急諸邑奉承惟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爲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常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教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婚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廬數畝中隱君既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冊吟哦其閒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享甫曰饒祁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予雅聞資深名一見卽知其長者既去游武夷山水閒得予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慙也願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旣葬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諸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歲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君平甫卒於家。予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以墓銘爲請。予初嘗受學於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游宦四方。平甫多家居不從。以故予於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彊健。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願與平甫游最久而知之深莫如予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珣。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暉之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之間。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寶文。閣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爲莆陽郡丞。秩滿。卽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以平甫少傅公幼子爲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邂逅不遭。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卽爲南嶽祠官。嘗調諸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罷。最後從兄忠肅公。強使出爲注官。得邵武軍司戶參軍。則平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俛首從吏役矣。亦會忠肅公薨。平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爲祠官。超然自放。以殫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卽自知其不偶。而先慮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叢密。顧而樂之。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竟日不厭。自以爲退隱於家。象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閱世。復善脩身。又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寮。而刻文壁間。以志其日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卽豫卜壽藏其旁。因山田闢臺館。以達於溪上。良辰勝日。往來兩山之閒。

絃琴觴酒屬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母愛國夫人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衆多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子業賦詩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爲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讎課督皆有程品爲州縣董社倉斂散爲帥司賑貧民舉子者詢究利病鈎校簿書其夙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於世者於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爲使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娶同郡范氏直秘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己出事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男七女學古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尙幼而學正學箕學稼皆出爲諸兄後其次女亦嫁而天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

嗚呼平甫寧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詘也寧其躬之不燕而不忘其鄉之卹也慢亭之南其川瀉淪阿鬻琴也生樂其游死銘其丘彌百世而不歿也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月庚申葬於其里少東夏嶺之原前期其弟嗣以書致今臨江通守賈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蚤得從清卿游然家居相距百餘里不得旦暮相與切磋

琢磨以究其學也。然每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是乃輿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像設，見其子甚幼，絜然服喪，撫其匱於西廂，不自知其慟也。歸乃發賈侯之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清，卿其字也。世家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測，以學行教鄉黨，仕止將作監主簿，而贈官至太中大夫。大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治循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父諱琦，左宣教郎，永州州學教授。覃思春秋之學，龜山先生楊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學行義知名當世。娶同縣虞氏，而生清卿焉。清卿生有異稟，書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歎，以爲江氏有子矣。以童子見張魏公，卽開口論天下事，儼然如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憂，執喪如禮。旣冠，益從諸長老游，讀書問學，探討不倦，而不肯輕爲論說，持守踐行，造次必以規矩，而不務過爲崖異，斬絕之行。其接物薰然以和，然亦未嘗苟然有所阿徇。鄉人無不悅而親之。然其恬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人亦望而敬之，不敢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恙時，嘗欲盡以先世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處雖約，不以爲慮。母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卽布衣蔬食以終身。及春秋高，遂抱羸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違。旣沒，葬祭如法。父同產有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不懈。鄉人有死於遠官者，爲之糾合親故，還其喪而窆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諭以恩義之重，一言而解。蓋其志行之所以信於人者，非一日也。嘗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獨於脩身進德，益孳孳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爲浮圖學，至是乃喟然曰：徒亂人耳。卒時年六

十有二篋無完衣以斂。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問親疏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歎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文十餘卷。藏於家。嗚呼。君家比三世。以儒學起家。從官而皆不大顯。至君而學益明。行益脩。人曰。是必且爲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不年。以沒於地。於是人莫不以是疑於造物之理。而爲君惜之。予獨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爲欣感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託銘於予也。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不同乎今人者。君之樂。不及乎古人者。君之憂。蓋其所樂者。人以爲戚。而其所憂者。我以爲休。銘焉不慙。子孫是收。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縝。字伯玉。濟州巨野人。故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瑑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珣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爲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閒。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爲詔所褒。退而老於江湖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疑於月相吞之句。故相何夬一見。嗟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爲詞章。其言與雅觀深。有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

承務郎監南嶽廟。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強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連勾宗官舊秩。及爲崇道祠官。退處於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檜當國。猜暴叵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遲冗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絕交游。雖親戚少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種樹。翛然其閒。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爲敦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慕阮思曠。尙子平之爲人。旣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爲屋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徉於其閒。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媵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爲文。酒酣興發。時爲詩以舒懷。至其任意擊節慷慨。自以爲未後於古。人性謹密。而胸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與俗子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輿訪高人勝士。於閒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閒問祖師西來意旨。僅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胸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爲文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自以爲通判福州事。而公已病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而忘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

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娶趙氏。實文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氏。中大
夫安仁之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郎。爽。慧秀。發年甫十三。而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
幸蚤卒。公哭之哀。久而不能平也。訥。今爲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其壻右通直郎徐樞。文林郎
劉琬。進士周庭實。承信郎陳時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
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訥奉公柩藏焉。又集公所爲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於家。
熹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師公游。而辱知焉。及熹試吏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府下。退輒
詣公。公必爲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亦無不盡。至於有
所難言。則其悼歎惻惻之情。未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真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
有爲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爲之流涕。蓋不惟荒烟野草之悲。亦以重
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請銘。熹不得辭。乃爲銘曰。
右史之德。冲靖淵默。太師之文。洪爲忠勳。公承厥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旣積而盛。胡不逢遇。遂於事功。
浩其永歸。闕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遐有歎。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對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
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旣又獲見於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

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爲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己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纒纒有條理。閒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顧而歎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爲朋友道之。以爲前輩氣質淳厚。悃悃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質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猥浮嬌。反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旣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爲之書。以表於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爲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卽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爲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爲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言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游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爲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迹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儻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日。病卒於家。而葬於宅之

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遺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敘而并書之。且爲之銘。銘曰。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旣佻以假。汗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葉。勳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以詔來今。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於餘干私第之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福國陳公。乃大書其碣之首曰。皇宋篤行趙君彥遠之墓。於是趙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涕泣手疏。使人奉其書。及故荊州牧張侯杖。鄂州守羅君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之新安。朱熹曰。請得銘而刻於下方。熹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以至德高行。爲宋太伯。後世雖屬籍疏遠。爵秩寢微。然猶多法象其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儒雅。克篤於家。而聞於邦。卓然爲宗室儀表。雖士大夫之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爲不及。益教其子。移孝爲忠。對策庭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以爲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奉使興州。皆以風節惠愛。有聞於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子直之能爲此。嗟乃其父之教也。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者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願陳公書法之嚴。已足傳世。而熹愚賤。又所不當得爲。旣禮辭不獲命。則敬考其書。而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同三司。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實生東頭

供事官上憲。供事生成忠。即不。成。忠。娶。濟陽。晁氏。生公。公。生於。政和。戊戌。卒時年六十。自建炎初。補承信郎。入。選。至。修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祀。恩。始。更。贈。爲。通直。郎。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勝。暑。不。解。帶。遭。喪。不。內。勺。飲。既。殯。居。廬。啜。粥。既。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之。曰。無。恐。吾。母。爲。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畏。雷。夜。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一。衣。一。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姊。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娛。侍。親。饋。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閒。言。從。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泣。嘔。血。毀。瘠。柴。立。終。身。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累。年。言。每。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表。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直。卯。謂。兔。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爲。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爲。事。故。人。許。珪。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即。聘。以。爲。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彝。者。同。僚。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於。外。即。往。哭。之。還。其。子。予。貲。使。葬。他。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養。躬。爲。煮。藥。比。瘞。或。解。衣。

遺之。歲饑，設器於庭，每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爲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遠，留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爲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二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灑掃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閱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爲人大略如此。願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爲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其配令人李氏，丞相文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宮宅婚媾，皆勳侯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既嫁事姑如母，嘗割股以愈其疾。公罷崇德歸時，晁夫人尙無恙，篋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探之不獲，蓋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敝者。公旣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爲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雕峯，距公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旣爲時名卿。

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恩未仕。亦皆斤斤謹質。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宜教郎。逢惟石。次適將仕郎路希傳。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熹聞公之名蓋久而不及識。居常以爲恨。今乃獲敘德美。以贊誄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既幸甚。然每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邸之別。去本而支。心融迹泯。世莫予知。建土分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惠不約弛。忠不遠忘。以畀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臬。惟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怠。出者難工。德友所戒。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游。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也。時予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既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琰。亦衰經杖。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兌。始事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讀。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尙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授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息。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

南方危死不恨。開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卹孤。興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舅祥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民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顧郡事爲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爲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顧不悅。君卽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爲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猶以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己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琰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琰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旣書其墓。納龕中。然

聞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又不及試以死。此爲重可哀者。乃復敘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曰。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於家。而尼於邦。孰豐其粹。而嗇其長。帝罔弗衷。氣或交沴。旣欽厥承。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基。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開府議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睦。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爲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算。不以苛儉爲事。往來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爲事。一無他嗜。同僚莫測其所爲。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監。舊法課卒淘土。取乘銅以益鑄。用數登萬觔。輒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敏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爲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時名勝爭迎致館穀。且遣子弟從之游。久之。自請爲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觀。始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來。稱歎不置。秩滿。爲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帑藏出納。悉以委之。復監泉州郡使司糴事。公知前積蠹弊。歎曰。踵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蒙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乎。因力辭。

之既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爲福建路兵馬鈐轄。兼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滿氏。某官中行之曾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任承節郎。善傑忠翊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亦天其二。其五人。則從政郎鄧祖攸。迪功郎楊理。李綱。黃造。司馬達。其壻也。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柩。葬於邵武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熹雅聞公爲人恬淡寬博。自少以廉謹自將。平居未嘗有愠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閒。不爲華靡之習。從宦所至。壹以仁恕惻怛爲心。雖勢卑。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胷中所存者。滿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顯用棊酒自娛。而老壽以沒。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敘而銘之。銘曰。

惟紆人之勞。寧卻己之進。豈曰己之廉。而速人以病。仁夫趙公有。翠其宮。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維潘氏世居括蒼之竹溪。已號著姓。後徙金華。益爲聞家。君之曾大父諱某。贈右朝議大夫。大父諱某。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父某。以右朝散郎致仕。彙贈大中大夫。君諱景憲。字叔度。幼穎悟。日誦數萬言。年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許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

自刻厲一時學官如汪公應辰芮公燁王公十朋皆推重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宰相知君之賢。欲留以爲中都官。君獨力請太平州學教授。遠次以歸。宰相問其故。君曰。本無官情。以汲汲於一官。政欲以慰親望耳。今二親俱老。得遠次。尙可日從容於其側。他非所望。宰相歎息以爲不可及。君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旣而遭大中公之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寢與食飲皆以古禮爲節。服除。遂不復仕。日游呂氏之門。躬執弟子之禮。誦詩讀書。旁貫史氏。下至於茲。靡不該覽。而尤於程氏之易。爲盡心焉。至他書史考訂蒐輯。日有程課。鉛黃朱墨。未嘗去手。爲人嶮直耿介。與世俗少所合。而事親從兄友愛諸弟。怡愉肅穆。人無間言。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條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處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爲纖芥浮靡事。族黨皆慕尙之。而君自視欲然。常若不足也。始嘗學淫淫說。旣而學於呂氏。晚再悼亡。因葬金華之葉山。而虛其中以自處。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之曰可庵。暇日往而游焉。復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不知儒釋之有閒也。買田儲書。以待四方之學者。又嘗取建寧龍巖法華利影數百斛。歲時斂散。自葉山以至大中公故居大墓之下。各爲一社。期歲廣之。及九而止。予嘗爲記其事。然亦未及盡如其志也。君旣無當世之願。士友知其心者。如韓尙書元吉。張左司忞。曾卿逢。鄭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敢有推挽意。獨曾侍郎逮。嘗引以自代。頃年諸大夫薦天下士之賢者三十餘人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相不能用。蓋諸公或未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問。人或叩之。乃

獨喟然以會。鄭兩卿爲知己。人莫測其意也。紹熙庚戌。君之子自覺。以進士試禮部中選。君聞之曰。此足以代我矣。卽自列於有司。請致其事。遂請得改京秩。命甫下。而君已卒矣。是歲六月己亥也。君先娶邢氏。故龍泉主簿邦直之女。繼室朱氏。其父翌新仲。紹興閒爲中書舍人。子男二人。長卽自覺。其次自晦。女三人。長適朱塾。次適蘇霖。次適邢文郁。孫男二。曰問學。問禮。蓋自覺嘗調蕭山主簿。而君今爲臨海主簿。君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語未嘗及其私也。自覺將以十月丁酉葬君葉山之巖。而以書來屬予銘。予始因伯恭父以識君。志同氣合。遂結婚姻之好。往年以江西使事入奏。舟過蘭溪。蘭溪距金華不百里。金華親故。往往來相勞問。獨君以書來曰。甚願一見以慰離索。然予今日之行。名爲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比以口語罷歸。君又以詩來。若曰。子今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予不能答。而嘗以是愧其爲人。乃爲之銘。銘曰。

介剛之節。爲世玉雪。退省其私。敬順怡悅。卻壻耽書。貶身訪道。忘食與憂。以遂於老。昔本不出。今復何歸。異世同心。子平孝威。葉山之陽。上盈下坎。我銘不亡。君則奚憾。

贛州道使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某日。知贛州軍州事。朝請郎趙君某。卒於官。明年二月某日。歸葬所居。邵武軍城西。南樵嵐山。其友沅州呂使君勝己。實銘其行。內壙中。而其弟善傑。以書來曰。仲兄之志。蓋常欲有以自見於當世。今不幸蚤死。未有以償其平日之願。士友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所以告諸幽者。旣雖幸有沅州。

之文矣。而所以表其墓上。使百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爲人。則未有託也。仲氏蚤從張荆州游。而晚交於子。子其哀之。予發書慨然曰。吾交於佐卿固久而自其守贛。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爲屬。其何可辭。蓋始佐卿赴鎮時。嘗以書來問政所宜。先予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久之乃來告曰。屢所聞者。至是訪之。皆如言。既一二罷行之矣。願所以病吾民者。猶不止於是也。如某事。如某事。吾代而歸。將以告於上。而革之。則一方永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蓋不獨爲佐卿喜。又爲贛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卿之訃。則又爲之悲歎出涕而不能已。佐卿素彊健。至是暴得疾。頃刻遂不可救。州人聞之。驚怖號號。老穉相扶攜。走哭府下。皆失聲。退相與畫其像而祠之。嗚呼。是豈人力之可爲者耶。因考呂使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宋太宗皇帝之第□子也。曾祖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成王。祖士嘗。舉進士中第。未仕而卒。父不衰。武經郎。福建兵馬鈐轄。贈朝散郎。母滿氏。太碩人。鈐轄公恬淡寡欲。太碩人名家子。有賢行。閨門肅穆。爲士大夫所稱。公天資闡爽。好學。游庠序。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爲不及。以宗室子試有司。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授左承務郎。知南劍州。將樂縣丞。簽書武安軍判官。聽公事。差通判鎮江府。未赴。改知秦州。徙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爲贛州。踰年。年甫五十有二。而遂以卒。嗚呼。是可哀已。其佐湖南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沈公介亦奇其材。遂與轉運副使黃公鈞。合章薦之。爲郡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家一錢。干請無所應。雖有挾而至者。不爲動也。在贛遇旱。禱祠賑貸。必盡其力。節游宴。罷土木。勸民藝麥。澆水。寬諸縣逋負。損市人酒課。人甚便之。常時州郡。別以

使臣掌牙兵。公罷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紀律。謹訓練。未幾營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禁者。舉吏必先寒峻。權貴請屬。皆置不問。吏服其公。於是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十言於使者之臺。公聞亟諭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聖天子寬大之詔。使早至此。父老不以爲有罪。則已幸矣。何善之可稱。父老其亟歸。教子弟孝於親。弟於長。忍小忿。敦大信。使太守之政。爲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天暑道遠。毋苦父老爲也。聞者感歎。益相告戒。毋違公令。在長沙從張敬夫游。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遭憂。閒居。九年。尋緝舊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築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其間。疏泉種樹。有以自樂。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有未數數然者。人亦不意其壽之不永。而遂葬於此也。初娶王氏。福建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黃氏。湖南轉運判官洧之女。皆先卒。子男一人。汝掖尙幼。公沒三年。太碩人故康寧而伯氏龍閣公數典巨藩。亦以寬惠見紀。蓋其家法傳有自云。予惟公之志。雖未克大施於時。而二邦之政。所以及人者已廣。以其地遠。且無門人故吏之記。故不得書。其與予書論贛事者。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以俟後之君子。則予於此。不獨爲公恨之。又爲贛人恨也。爲書其事。使以刻於其碣。且爲之銘。銘曰。於皇上聖。哀此下民。吏壅其流。澤陰以屯。惟時若人。有聞於古。肆其所臨。霖若膏雨。章貢之間。禾黍油油。公胡遽歸。樵嵐之丘。我銘其阡。用勸來者。毋以惠文。易此章甫。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世居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

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郎。遂爲德興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其學。不過爲利祿。有不足爲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共學矣。居數年而歸。更以其說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迪功郎。興國軍司戶參軍。先是受俸米者。率倍其券。君獨不取。其予人也亦然。郡將試以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陞從事郎。調隆興府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饑。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諭民。廣殖牟麥。民知君之愛己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攜。拜迎馬首。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救之策。甚備。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糶。而自請以緡錢輸府。冀得免糶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悅。而公執議愈堅。龔侯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已先諭舒氏。出其穀矣。視饑民尤困憊者。收養療治。賴以全活者甚衆。旣而旁邑官吏。多以救饑受賞。或諭君。盍自言。君曰。民饑而令食之。猶子饑而毋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觸民田半租。君白郡使者程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雖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若但減其半。則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實猶輸一升也。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宰百里。而惠加一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沿道廢置。時民方饑瘁。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諭以不得已之故。且爲率溫戶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牽者亦便安之。未幾。密院又頒新圖。漕臺趨使改爲甚亟。君言前役未旣。後役復興。民且不堪。況廣西之馬。歲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爲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爲乎。

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虛。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罷役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旱饑。詔吏救民。修築陂塘以爲之備。吏情不供而畏罪。以希賞。至有未嘗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推上德意。諭民以利害之實。而身勸督之。民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歲。猶得半稔。君又深以獄事爲己憂。籍逃田收其租。爲繫囚食飲醫藥之費。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日延見學子。教以孝弟忠信。亶亶不倦。且祠唐故隱者崔君於學。以風勵之。改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事。君舊爲郡掾。習知其俗。到官移書諸臺。爲陳五事。一曰。稅重之弊。二曰。准衣之弊。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魚池權稅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之者。盜劫民尹惠政家。殺其奴而逸。尉恐負課。脅惠政使自誣爲殺奴者。知君不可欺。賂吏移鞠軍獄。君條其可疑者九事。毅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永興田多水少。君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老傳誦。至於感泣。天申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吏緣爲姦。費且數倍。君白太守。和市予直。民甚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不均。有一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爲籍。以均之。他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總領主餉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大饑。君言於其長。太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羨錢往賑之。李公以爲然。得緡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勸分。極力拯救。既又盡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齎官錢代輸。水浮陸走。衝冒暑暵。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普、廣、安、數郡之民。爭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千餘家。以負茶租逮繫。笞箠十餘年不得釋。君一

且白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寧守李公燾聞之。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佐饋軍。而幕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銓。調補通判恭州事。非其志也。因以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爲人誠懇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卽與異趣。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襤褐不完。而處之怡然。不妄以一毫取諸人也。喪親毀瘠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省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爲位以哭。遇諱日。爲卻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爲事。興利除害。如己嗜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有毫髮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慷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爲知己。如龔公尤相愛重。還朝欲薦之。迫銓法嘗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而風諭開誘。卒多歸於仁恕。所治兩邑。獄訟皆歲餘。他日道出其境。民老穉相攜持。羅拜道周。有屑涕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越境而後反。君爲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橫。詞氣卓犖。曲盡事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恭、叔恭、懿恭。女二人。其壻舒竦、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於婺源瀛山大田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皆予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爲之銘曰。

學以爲己。仕以爲人。廉直不撓。有志必伸。惠滿一同。溢於四鄰。士飽餘功。野瘳懷仁。才雄氣剛。一言萬鈞。

退省其私。嗛嗛恂恂。宜登天朝。正色垂紳。嬰鱗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隕於中身。欲考其德。訂此墓文。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寢疾於邵武故縣之私第。熹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舉扶起坐。顧中子瀚召熹入。至則又扶以立。辱與揖讓爲禮。共坐食飲。恭謹不懈。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涕泣爲熹言曰。中也先考妣之藏。久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爲我成之。熹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訃。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熹既哭。公盡哀。且念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爲列其事曰。謹按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黃公。諱崇。字彥高。其先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爲邵武軍邵武縣人。曾祖辰。有隱德。爲鄉里所尊。晚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履爲尙書右丞。彙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爲右丞務郎。皆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門矣。旣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旣孤而貧。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爲禮者。無不備。觀者歎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致養勤劇。得其驩心。鄰家有李永者。尙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貲付之。一不問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銜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子吾父也。公之兄客游以疫死。人無敢往視之。公獨毅然告行。千里還柩。視其槨。得餘貲尙百餘萬。悉奉以歸其嫂。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

取予。至其教子擇師。雖輟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科。以德業風概。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奏公爲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謹篤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備。鄉黨榮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南劍州沙縣之寺舍。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葬於九墩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一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季子章亦以某官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郎曹史官攝贊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尙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聲烈甚茂。以顯謨龍圖閣學士。退老於家。天子又乞言焉。卽拜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屢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入臺爲主簿。又以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彙贈公至金紫光祿大夫。夫人亦啓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爲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壻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閒竊窺觀公之爲人。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危坐竟日。無惰容。雖遇賊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烹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不倦者。爲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爲作銘。銘曰。

司徒之德。浹於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光祿之賢。克篤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尙書。介也英英。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考廟。結紫垂黃。天子有詔。匪爵之貴。惟德之褒。保而弗墜。有積彌高。

我思古人恍其對接承命作銘用宣來葉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黨生太常博士誥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等俱入元祐籍季曰處士濬隱居不仕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夔贊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尙高遠不與世俗同若處士之孫某字得之者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逐時好弱冠游太學爲而不進在試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以彙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宣統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三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於烏君山下獅子嶺之原奉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予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而後克以禮葬葬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嘗之狀以請子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孝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衰遇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則爲居閒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幸死喪則爲經理其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庠者遣仲弟護其匱以歸里人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輟衣食不顧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

爲力雖未及。亦勉爲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山先生嘗面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易。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事。不以幽顯物我爲閒。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爲屬。府君爲制戰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令欲以聞。冀爲府君得勳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虞。舉人有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謂府君盍自言者。府君不答。老之將至。婆婆丘林。書史。適然自適。未嘗有不遇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室黃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爲長。次某。次某。女四人。游君與將仕郎高志旻。從政郎何鎬。保議郎上官賁。其壻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既有聞。又教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爲之銘。使刺宰上以竢。其詞曰。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彊爲。惟仁之歸。孰長其源。不豐其委。斯丘斯臧。有起無墜。

宣毅郎方君墓誌銘

予始仕爲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旣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閒以其詩遺予。語亦清麗奧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爲予置酒。留連款曲。其後數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獄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懽。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

君塚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爲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闕之狀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過，而又歎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餘年之間，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願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敘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專爲舉子業。以授室宗邸，補登仕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棄不願。遂爲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勵。曰：是豈不可爲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宦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略大夫士績之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於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汪皆蚤卒。女四人，其壻林瓘、林叔子、鄭鐸。季未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旣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考，以遂其優游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爲之銘曰：

猗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遭，樂亦無悶。乘除有數，奚又不年。尙覆來者，百世之延。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說知漢州事。余時言其以州人李君之行義聞於朝，未

報而四川宣撫使王炎安撫使薛良朋轉運副使王璠判官趙不惑相繼表上。孝宗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務穡勸分。有司之爲政。發廩賑乏。仁者之用心。爾以布衣居於下土。因年饑之不足。動義槩以有聞。屢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偕而已老。從官牒則徒勞。勉服官榮。歸教鄉里。可特授迪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行而飽其惠。旣相與嗟歎而詠歌之。君沒之後十有七年。其孫寅仲入祕書省。佐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勲以及君。於是又詔特贈承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爲未艾也。又後數年。著作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君行述一通於予。請以是銘君之墓。予故未得交君父子。閒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而惟閩蜀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遠以屬我。是其可以虛辱哉。乃最其書之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人。唐明皇帝逃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或家焉。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邕順鄉。後徙長原。曾祖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少俶儻不羣。讀書有大志。傲睨場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貢入辟廱。補內舍。久之未第。宦者梁師成方貴幸。士之不得志者。類資以得官。或以是怵君。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疏陳大計。不報。卽棄錄牒。歸養於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諉君。君節衣縮食。瘠己以崇義。買書闢館。迎脩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焉。不專爲覓舉干祿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毀傷無所憚。免喪旣久。語及觀猶泣下。廬墓側再踰歲。弟沒亡子。遺腹生一女。婦服未竟。輒謀私其橐以行。君以義正之。其家愧恨。欲以危法中君。君不爲屈。吏又偏主其詞。而卒不能有以汚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己生。且厚資之。以歸名族。無纖芥

餘憾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時。以至於老而豐殖。推財讓產。恤孤懷幼。矧人之急。自兄弟族黨。以及於疏遠之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棄債。不勝計。里人有鬪訟者。就以求直。聞其言。皆失所爭而去。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產者給薪米。亦久不懈。歲旱。犯烈日。徒步數十里。爲鄉人致禱。雨爲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登。輒爲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甚。官爲振廩。勸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庸未復。而荒政以罷。民愈困弊。數百里閒。扶老攜幼。挈釜束薪。而以君爲歸者。其衆又倍於前。蓋君之爲此。自紹興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爲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績愈茂。以故州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而蒙顯賞焉。君初不欲而不能止也。既起拜命。因摘詔語。榜其所居。爲義槩之堂。曰。姑以示吾之子孫。使之無忘聖朝所以褒勸之意。而益勉於及人也。蓋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疾。且革。猶顧左右。問今日所飯。凡幾人。既沒。所活餓人。過其門者。無不流涕也。嗣子蟻。既葬君。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行事如此。而論其槩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墨自守。凡有所爲。必問禮律如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惟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身先之。雖歷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少沮。季子以言事得罪。至徙嶺表。君不爲動。與人交。開心見誠。不逆其詐。尤謹然諾。不爲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則必面折之。而亦不復留胷中也。故從之游者。莫不愛敬而嚴憚之。或者至以俠名歸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禁者。正君所深恥也。雖無官守之責。而聞四方水旱疾疫。輒憂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害曉然。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

知君書疏往來未嘗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移書爲陳量力慮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爲人如此，使及強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宜立，必有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以活千萬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常再被寵褒。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而已耶？君卒之歲，淳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壬寅。君夫人同郡楊氏先卒。子，以素舉得官著作，陞朝籍，封宣教郎，致仕，賜緋魚袋。幼進士第五，宣教郎。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夫知嘉州王神孫男五人。寅仲爲長，次賓仲，次康，早世。次憲仲，次真仲，寅仲賢而有文辭。今爲奉議郎。知普州。所以篤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是乎在。予雖不及識君，而於君之事無所疑者，獨以行述爲可信。又讀義槩諸詩，而全蜀名士無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係以銘。銘曰：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若人，抱道隱居。振廩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旣騰，帝偉其績。命服命書，於以往錫。旣寵於堂，又賁於幽。惟是聞孫，益鴻厥休。我銘其藏，千古不泐。義槩之名，永世無斁。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君如陳氏，諱衡，字公權，曾祖確，祖□，父□，皆不仕。世爲福州候官縣人。及君之生，質直嚴重，謹然諾，寡言笑。飲食起居有常度，寒暑不易。危坐終日，對妻子未嘗見齒。雖嚴於家，而與鄉人處，則斂退樂易。惟恐失色於人，虛懷待物，不疑人欺。遭詐取直無愠，責逋於人，愧若己負。以故不能治生，而安於貧。嘗曰：吾不怨人，亦莫余怨。不侮人，亦莫余侮也。中歲益貧，迺闔門以教子爲事。奉養斬斬，而資其子使從師友講學。至

解衣無吝色。起居晨夜必以身率之。其勤約人所不堪。而君處之裕如也。已而諸子舉進士有名。仲子孔碩登科。從官所莅多可紀。人意其繩約少寬。而君訓飭彌厲。未嘗假以言色。其平居所以告語之者。隨事不同。而要其歸。必出於守道循理。愛人及物之意。孔碩爲邵武宰。方以聰明慈愛。甚得其民。而君遽以疾終於寺舍。市里聞之。無不失聲歎吒。如悲親戚。紹熙五年十二月丙寅也。平生不喜僧道巫覡誑誘之說。及病遺戒。悉擯不用。蓋其天資有過人者。故雖未嘗問學。而卒能有以自拔於流俗。乃如此。初以慶壽恩授某官。致仕。既再遇登極。及明堂恩。彙階宣教郎。賜五品服。娶同郡黃氏。封宜人。先卒。而葬於閩清縣賀恩里大將之原。至是孔夙等將奉公柩以合焉。亟以書來曰。諸孤不孝。荐遭閔凶。前日先生既嘗幸哀而賜之銘矣。今而闕焉。是使孔夙兄弟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敢泣以請。惟先生憐之。時予方以負罪杜門。俟譴不敢復近筆硯爲辭章。然讀其狀於中。若有愧焉。因竊敘而銘之。其子孫男女已具前志。此不復出。銘曰。

言之出。不踰闕。行之長。不滿鄉。人莫我尤。我豈人憂。載此餘驩。以適其丘。吾淺之爲丈夫者。又安能窺其際。而涉其流乎。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番陽王君彥暉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子安。墨衰。經。走謁予於建安潭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鄙辱而銘之。今重不幸而

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介東萊之文以爲重。而謀於下。執事。惟吾子之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久廢筆硯。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家。既以例謝不能。而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趺十舍。踰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人所及者。不忍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病矣。而亦既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出其友安遠節度掌書記章洙之狀。以視予。曰。王氏唐末避地。始爲饒州德興人。中有名申甫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三十里。所曰柘溪者。樂其山水之勝。卻諸生歲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生四子。其仲曰畿。隱居自放。里人高之。其後子孫益蕃昌。遂盡有柘溪地。人因以里名其家。畿生之純。之純生居立。君居立之子也。字子充。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家。娶程氏。生四男子。曰賓。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斥家貲爲市書史。聘師儒。日釀黍爲具。博延四方名士。使與之接。雖殫貨。詘力不計。既而安業獨先就。鄉里父兄賢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書。再送禮部。未第。會天子奉觴得壽宮。勞賜耆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然服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一有四人矣。君性脩潔。嚴重不苟。所至必拂拭正席乃坐。及將去。猶徘徊周視乃行。生平謹禮。比老益虔。鄉鄰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躬造。族姻有喪。戒門內毋食肉。以屬親疏。爲日久近有差。輕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告。雖以賈憎不自悔。更爲竊歎如己憂。其嫁姜氏二女事。則伯恭父已書之。程氏之墓矣。蓋君之志。而其室有以相之也。予雖不及識王君。然既嘉其子之能修身。以幸於先生君子也。又哀其

能始終勤劇。以覬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既諾之矣。今又觀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既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荒此柘溪祀邈綿。逮君教子子能賢。千里勾我銘君阡。至哉我友授子言。皇皇業業無窮年。嗚呼思所屬非華軒。有能力此榮其先。

朱子文集卷之十八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珩涕泣爲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珩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
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於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
業無得而稱。惟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盍以所見聞者。
爲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游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
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
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於三君
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
其愚穉。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願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
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
以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珩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

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於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翬。而彥沖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於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游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莅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旬閒局。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閒。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閒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閒。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游。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借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卽入諱家廟。泣別其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皆官舍業之。旣已。則曰。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燕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

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墮。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尙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珩爲後。今爲右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爲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珩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旣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於仕。我立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閒獨爲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

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炯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副事於方來者。亦多天沒。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子之相弔也。豈徒以游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豈深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

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閒。自省小有過差。卽書之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旣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哀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願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於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旣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

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晝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并興。寢食不寘。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既沒。後進多從之游。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爲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兒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卽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爲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爲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爲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閒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咸休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卽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爲強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

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遺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乘。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於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閔。閔。女適某人。聞於是。以迪功郎爲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誠。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徵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尙有考也。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尙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大父諱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歲卽休官退處。以大耄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

而成。滂沛闕闕。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
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
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裘。下帷然膏。潛鈔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
程夫子游。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卽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
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毘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
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
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
劉公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
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
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書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
句。世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據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
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
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
先生者。蓋如此。旣至。會秦丞相檜已顯國枋。爲其事非己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
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

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黜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貨產歸女氏。既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昇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具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省。恩禮略備。議以少息。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熹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溫爲後。二女子。其長歸於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禮後之。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先生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二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逮今且五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熹懼其益久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旦。門人朝奉大夫致仕朱熹述。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鈔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修身爲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飾。好讀左氏書。爲文輒倣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杯酒閒。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傲然不以爲意。蓋其中所抱負。有不得聘者。故託此以自遣。至他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於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鄱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歛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今尙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旣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爲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衰衰不能自休。旣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

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繪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尙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於豫章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匱。葬於臨江軍清江縣思賢鄉安陽里全塘之原。明年孟容衰經來見予廬山下。奉公族弟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而以告曰。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游。而孟容願得學問承教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文以刻焉。敢介叔父以其狀爲請。惟先生幸哀憐之。予於子澄故友善。今孟容來。又謹潔自好。學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爲有自來。讀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問之嘗識公者。皆如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旣乃爲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龜年。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師。始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爲聞家。公之曾祖公非先生。諱敏。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襄。右朝請大夫。贈朝議大夫。公以從祖奏爲將仕郎。又以大夫公奏爲從事郎。調峽州司戶參軍。遭喪不赴。改臨安府錢塘縣主簿。歷道州軍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事。通判沅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而卒。其爲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人。從大夫公居鄱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爲事。無故

未嘗出齋扉。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左右承順惟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蒂。皆曰公之能子也。少時銳意決科。稍不遇。即舍去。居常晦默不自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器一物必整。盛夏衣冠。履不暫釋。居閒亦必雞鳴而起。處閤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懇。所居之室。必書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錢塘今爲赤縣。公爲主簿時。秦檜方用事。鄉黨姻舊或以文字見知。登顯仕者。謂公曰。盍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匿。以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汙。人以爲難。在道州。太守季公南壽深知公。旣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餘章以授。後守曰。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俟。惟君留意。後守許諾。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遇民以寬。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境田多荒。冒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訴訟。展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擗金鼓。執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顏撤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戶等。賦役不均。咸以爲病。公始爲改造帳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於朝。有旨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尙書。銓注官以歸。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郡時。羣獠大動。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裁處。立爲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鎮之。蠻果帖服。公佐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之義。則庶其見

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悅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願恨晚矣。一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歷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戶羞也。因誠以誠實詳審。謹禮擇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藹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旣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革。孟容泣而誦其平生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領之。蓋其爲人。始終之概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昌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爲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迪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素未行。予觀孟容固賢。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亦足以少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聞德蚤修。長途方騁歲不留。志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跌圭首千秋過者視此式其丘。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寘新喻。自袁州新淦。自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董君景房墓表

鄱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濬。始仕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修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於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

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日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儻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旣而兄弟或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鬪訟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饑。姦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畫策。以便宜發廩振貸。而密以兵掩其渠帥。寘於法。人賴以安。雅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懇詳盡。不爲華麗。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韙之。恨其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月。葬其里之黃柏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壻。而從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古人爲己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也。然則其可無詞。乃取程生狀。撫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尙有考也。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墓表

紹熙二年冬。鄱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旣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世。矧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他人。是

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他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游。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閒。彌縫甚至。卒以無閒言。親沒。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敕。不怒而人故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沒入其資產。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孫不敢爲纖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茲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他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同其家。得其世系。則鄱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符閒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賊不利。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爲德興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有鄉行。娶齊氏。生府君。府君娶□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先卒。易今以修職郎致其爭。而又有正思爲之子意者。程氏其將與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爲學。是固未可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俟。墓在□□鄉□里某處。晟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蒙。曰端臨。曰端本。正思卽端蒙也。予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丙子。新安朱熹書。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鄱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旨。退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警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士即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即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俟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

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旣而視其筆迹。謹好如常日。又知其聞於死生之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濬。而他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他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淳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